

金色时光系列

Su Zi Li De Qiu Tian

苏自力的秋天

谢华良

著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COL 中文在线

金色时光系列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文在线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自力的秋天 / 谢华良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1
(金色时光系列)
ISBN 978-7-5581-0957-7

I. ①苏… II. ①谢… III. ①儿童小说—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9340号

SU ZILI DE QIUTIAN

苏自力的秋天

著 者:	谢华良	责任校对:	刘 洋 于媛媛
出版策划:	孙 昶	封面绘图:	金星烨
选题策划:	孔庆梅 安晓波 杨勇华	内文绘图:	刘九鸣
责任编辑:	孔庆梅 邓晓溪 王 妍	卡片开发:	曹 丽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56961 营销部 0431-85671728/85671730

印 刷:	吉林省良原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8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81-0957-7
定 价:	18.00元		

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电话: 13604430875

目
录
contents



树挂 1

生日快乐 19

我的乡下我的狗 37

毛驴的夏秋冬 56

麦子，麦子 83

Su Zi Li

De

Qiu Tian

苏自力的秋天

苏自力的秋天 126

母亲的路 148

阅读卡 169

树挂





1

周一兔从小就喜欢树挂。

她一直都把树挂叫树挂，而不叫雾凇。这让妈妈很生气，妈妈说：“文雅些，那叫雾凇！”周一兔说：“它也叫树挂呀，我就喜欢叫它树挂！”妈妈用鼻子哼了一声，说：“周一勉，你气死我了！”周一兔说：“不，我叫周一兔，我不喜欢叫周一勉！”妈妈更生气了，撇下周一兔，连哼也不哼一声了，

径自往前走。

那时候，妈妈还没有生病，正担任着周一兔的班主任。每天早上，妈妈都要火急火燎地拉着周一兔奔走在路上。两个人总是走得不和谐：妈妈走得快，周一兔走得慢；妈妈目不斜视，周一兔左顾右盼；妈妈大步向前，周一兔的脚下总像被一团荆棘绊着，随时都会停下来——尤其是冬天有树挂的时候。

路旁，一树一树的树挂正“开”得繁盛，厚墩墩，软茸茸，蓬松松……周一兔怎么也想不明白：就一晚上的时间，这些树怎么就都齐刷刷地长满了羽毛，生出了翅膀，穿上了梦的衣裳呢？这样看着想着，周一兔的腿就迈不动了。

妈妈生气了，撇下周一兔径自往前走，这正是周一兔求之不得的事。她索性停下来，静静地站在这些被梦包裹着的树下，仰头看那些树挂。旁边有同学叫她，她把手指竖在嘴唇上：“嘘——”然后摆摆手，让人家先走。一群同学从她身旁走过，又一群同学从她身旁走过……路上是薄薄的一层

银白，像雪，像霜，更像是树挂扩展到了地上。周一兔不忍心踩那些雪的精灵，她想这样站下去，和这些树站在一起，一直站到明天早上——那不是也披上一身“树挂”了吗？

突然有人拉了她一把，周一兔看到了站在旁边的妈妈。妈妈返回来找周一兔了，她瞪着眼睛不说话，呼哧呼哧地大口喘气，羽绒服的领子上、帽子上，还有头发梢上，全都结满了霜，像是也要长出树挂的样子。

周一兔跟着妈妈小跑。她不跟着小跑也不行，妈妈的步子又大又急，手里拉着她的胳膊，像提小鸡似的，都要把她整个人提起来了。周一兔一边小跑，一边使劲儿喘气。妈妈突然停下来，看着周一兔说：“这回知道累了吧？你这是自作自受！”周一兔仰起脸，说：“不！我喘气是为了结出树挂，我也要和你一样，让头上和身上都结出树挂！”妈妈愣了愣，突然甩开了手。

周一兔摆脱了妈妈的手，仍然跟着妈妈跑，边跑边更使劲儿地喘气，白乎乎的气都要把她包围了。旁边也有同学在跑，

他们跑的目的是到前面去撞树——把一树的树挂撞落到别人的身上，然后幸灾乐祸地笑。周一兔不和他们去撞树，她专等别人撞了树，树挂纷纷落下的时候，跑过去用身子接。妈妈又从后面赶上来，拉住周一兔，同时用目光扫过那些撞落树挂的学生。学生们一哄而散，周一兔散不了，她被妈妈牵着。她本想挺着身子去保护那些落下来的树挂，可是，树挂却不肯在她身上披挂下来，甚至停留一会儿都不肯，簌簌地滑落到地上去了，噼里啪啦，唏里哗啦……周一兔心里难过极了。

妈妈拉着周一兔来到教室里，已经有很多学生到了。大家看着她们母女俩，都笑起来，并且笑得很放肆。妈妈把帽子和发梢上的霜抖掉，又啪啪两下把周一兔的帽子和发梢上的“树挂”抖掉，大家就不笑了。

周一兔低头走到自己的座位，刚刚坐下来，妈妈就站在讲台上说：“同学们看到了，今天早上又有雾凇了！我知道大家喜欢雾凇，今天早自习的成语训练，就说说看由雾凇想到的成语，看谁说得多。”马上有同学举起了手，看来他们



早就有所准备了。妈妈喜欢文雅的人，在她看来，文雅的人要懂事，要听话，还要积累很多成语，所以她经常在班上进行成语训练。大家早都习惯事先准备成语了，周一兔没有任何准备。她低下头，悄悄把脸转向窗外。

同学们开始说成语：“美丽如画”“精美绝伦”“银装素裹”“火树银花”……妈妈不断地点头：“好！好！好！”

周一兔对这些成语一点儿感觉也没有。窗外的一群麻雀仿佛被树挂弄糊涂了，突然找不到栖身之树，它们几次试探着要落到树上，都被撞落的树挂吓到，惊慌地飞向天空……周一兔乐了，并且乐出了声。妈妈已经盯她半天了，周一兔自己却不知道。妈妈哼了一声，把周一兔叫了起来。

周一兔迷迷糊糊地站着，愣愣地看看妈妈，又愣愣地看看那些张嘴看她的同学。妈妈说：“哼，看我们的脸干吗？我们的脸上没有成语！”

周一兔眨几下眼睛，想起妈妈正带着大家说成语，她晃了晃身子，头脑中出现了刚才麻雀们惊恐的样子，张嘴就说：

“惊鸿一瞥、惊弓之鸟、惊心动魄、惊……”

“还‘惊’什么‘惊’！”妈妈突然打断她的话，“我看你这是惊世骇俗！”

教室里静了一下，突然爆发出一阵“惊世骇俗”的笑声。

周一兔的身子一震，觉得自己就像那一树丰盈的树挂，突然被撞落了，噼里啪啦、稀里哗啦……糟糕透了。

2

周一兔再有半年多就上中学了，她自己非常清楚，可妈妈几乎每天都在提醒她：“周一勉，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马上就要成为中学生了。”

妈妈却突然病了，住进了医院。妈妈没能按她的计划把周一兔送到小学毕业，学校给班里换了一位新老师。

周一兔一下子不适应了。她不知道没有妈妈看着、管着，自己应该怎么办。

又是树上结满树挂的时节。

周一兔自己去上学。她看着周围那些银色的树挂，心里默默地想：树上长了这么好看的树挂，妈妈怎么就病了呢？妈妈病了，树上怎么还会长这么好看的树挂呢？

本来，树挂和妈妈生病没什么联系。可周一兔慢慢走着，慢慢想着，却想出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妈妈不喜欢把雾凇叫树挂，她为什么非要把它叫树挂呢？比如，妈妈在树挂前疾步如飞，她为什么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似的走不动，把妈妈气得直哼鼻子呢？再比如，妈妈让同学们说关于树挂的成语，大家都说得非常好，她为什么想到被树挂惊飞的麻雀，结果离题万里呢？

但是，这些能怪谁呢？能怪树挂吗？能怪周一兔吗？

周一兔实在控制不住对树挂的喜爱。一走进这银色的世界，她的心就不知不觉地醉了，身体也不自觉地飞了——飞到那些树挂包裹的梦里去，简直是身不由己，情不自禁。世界变得梦幻了，新奇了，纯粹了，神秘了，好玩了。周一

兔加入到那些树的队伍里，和它们一起做着各种各样的梦：
变成仙女，变成繁花，变成白发银须的圣诞老人……

突然，周一兔想起了妈妈，妈妈病了，妈妈现在住在医院里，再没人像妈妈那样管她、拉她、叫她、追她，也没人像妈妈那样被她气得哼鼻子了。周一兔停下脚步，前后左右看。以前，妈妈没生病的时候，即使不和妈妈走在一起，她也能时时感到有一束目光，在周围的什么地方盯着她。现在没有了，就连那些淘气的学生撞落的树挂，也没人盯着是不是落在她周一兔身上了。

晚上放学，自己回到家，才最让周一兔难过。

她磨磨蹭蹭地进屋，磨磨蹭蹭地把房间里的灯打开——每个房间的灯都打开，家里一下子显得比以前更亮了，也更空旷了。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有时故意走出点儿响动，那响动又突然把她吓一跳。

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妈妈的声音常常跟着她：“快，把鞋摆放好！”“把

手洗干净！”“把不用的灯关掉！”“弄出那么大的动静干吗？”“快吃饭，然后写作业！”

现在，周一兔自己默默地坐下来，默默地吃饭。饭是爸爸抽空从医院赶回来给她做好的，有时她也自己从外面买回来，她都吃腻了。

然后是写作业。没有妈妈看着，也没有妈妈检查，周一兔都不会写作业了。总算硬着头皮把作业写完，她又犯难了，还做点儿什么好呢？周一兔拿不准主意了：背英语单词？做数学课外习题？写一篇作文？……以前这些都是妈妈给她安排好的。如果再有一点儿时间，假如周一兔当天表现得好，假如妈妈当天很高兴，妈妈或许会让她看一会儿电视或者玩一会儿电脑，又或许，妈妈会让她听听手机音乐或者看看漫画书，但这些“也许”，周一兔现在是不敢妄想了。有一回实在无聊，她偷偷打开了电视，突然，感觉妈妈正在身后看着她，她慌忙关了电视，逃到自己的房间里。还有一回，她本想偷偷玩会儿电脑游戏，可游戏里的声音太刺耳了，分明

就是妈妈在叫她：“周一勉，你的作业写好了吗？快去写作业！”周一兔的汗都吓出来了！

家里的“批判会”也没有了。以前，吃完晚饭，爸爸和周一兔还没有回房间的时候，妈妈常常开个会，主要对周一兔当天在学校的表现进行总结，然后加几句“批判”。周一兔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惭愧：自己好像没有得到过妈妈的表扬，却把一次次“批判”置之“肚”外——是不是因为自己吃得太饱了呢？

这天放学后，周一兔刚进屋，妈妈就从医院打来了电话。妈妈把时间算得真准！妈妈说：“把鞋摆放好！然后把手洗干净，然后吃饭，写作业……”妈妈的声音大些了，妈妈的病也似乎好多了。周一兔感觉妈妈一下子回来了，她不敢怠慢，动作也迅速了。等她的数学作业刚写完，妈妈又打来了电话：

“写完数学作业了吧？给我说一下……”妈妈听完周一兔的汇报，又问了一下其他的作业，说：“今天的作业好像不是很多，写完后你想做点儿什么？”周一兔想了想，说：“妈，

我不知道，还是你说吧！”妈妈高兴了，说：“那好，写完作业就背一些成语吧！没看到班里郭小小、马匹克和麻小雀他们都能背下来很多成语了吗？”周一兔说：“嗯。”妈妈说：“今天背20个成语。如果背得好，就看一会儿电视——看10分钟还是15分钟？”周一兔说：“嗯，那就看12分钟吧！”妈妈沉默了一下，说：“好。”

周一兔写完了作业，背了20个成语，就打开了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一档《快乐假期》的节目，是几个家庭在比赛，父母带着孩子吹气球、背着孩子赛跑，周一兔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妈妈打电话来的时候，电视里几个家庭的比赛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妈妈问：“周一兔，不是你说的只看12分钟吗？”电话里传来爸爸在旁边劝阻的声音：“行了，行了……”妈妈哼了一声：“行什么行？哼，不行！现在她已经看17分钟了！”周一兔慌忙去关电视，却一下按到音量键上，电视里的声音更大了，一下子跑出来，把周一兔吓得都要哭了……

从此以后，周一兔就不敢看电视了。她一心扑在学习上，每天写完作业，再给自己留一些作业——甚至不用妈妈打来电话。

连续几天，妈妈的电话都很少，好像只是每天问问她的吃饭和睡觉，然后就挂了。有两次，妈妈居然还告诉她学习别太累，写完作业就休息一会儿，也可以随便玩玩。周一兔握着话筒，想象不出妈妈说这话时是什么样的表情。那一刻，她都有点儿恍惚了，分不出哪儿是真实哪儿是虚幻，难道是妈妈病重了？但从妈妈的声音上，分明感到她的病正在好转；那是妈妈在试探她，或是在考验她？这倒是妈妈以前常用的办法。周一兔咬着嘴唇，对着话筒点头：“嗯，嗯。”然后她坚决地说，“妈，我向你保证：我现在每天除了学习，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会做了。只要你的病快些好，让我怎么样都行，我再也不气你了……”

放寒假了。

妈妈的病大有好转。她打电话，要和周一兔一起出去走走，看看树挂。

周一兔大为惊讶：妈妈居然要和她一起去看树挂？并且，妈妈说的不是雾凇而是树挂！

周一兔忙把写完的《寒假学习计划》拿好。每年假期都是妈妈看着她弄学习计划，今年她要自己弄出来，并且把寒假里能利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填满，听话听话再听话，学习学习再学习！

那是个晴天，天空格外的蓝。街上的树挂晶莹剔透，晃着人的眼。

周一兔眯起眼睛，看着那些树挂，竟然感觉有点儿遥远和陌生。

妈妈戴着大红的羊毛围巾，和爸爸站在医院门口等周一

兔。他们身后有几排松树，树挂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树上挂满了银色的灯。

周一兔飞奔过去，和妈妈抱在一起，两个人都哭了。爸爸看着她们笑，他的胡楂儿都长出来了，可他还是露着白牙，看着她们笑。

一家三口在松树旁慢慢走。太阳越来越高了，树挂渐渐收缩“羽毛”，蓬松成一团一团的棉花。一群孩子在树下肆无忌惮地奔跑，疯闹，叫喊。

“周一兔，妈妈以前对你管得太严了，你生妈妈的气吗？”妈妈突然轻声问。妈妈居然管周一兔叫周一兔，这让周一兔自己都怀疑是不是听错了。

妈妈摸摸周一兔的脸，笑了，说：“呵呵，是你爸爸这些天总在开导我，我也进行了反思，觉得给你的空间和时间实在太少了，这样对你确实不公平……”

周一兔挎着妈妈的胳膊，看着妈妈的脸说：“妈，你在说什么呀？我的《寒假学习计划》写完了，先给你看看，好吗？”

妈妈接过《寒假学习计划》，她没有看，而是抬头看爸爸。爸爸好像正在专注地看身旁的树挂，脸上浮现淡淡的笑意。

“我和你爸爸商量好了，”妈妈说，“你不是早就想出去旅游吗？说说吧，想去哪里？”

周一兔没有回答妈妈的话，她看着妈妈的脸，笑着说：“妈，我刚才在路上想了一些关于雾凇的成语，我都想出16个了，我给你背一下呀？”

妈妈盯着周一兔，愣了愣，又抬头去看爸爸。

爸爸回过身，笑着对周一兔说：“周一兔，你不是早就盼着出去旅游吗？快说吧，想去哪里？”

周一兔看看爸爸，又回身抓紧妈妈的胳膊，说：“爸，妈，你们放心吧，不用再考验我了！我现在哪儿也不想去，也不会再提那些无理的要求了，我把假期的学习都安排满了——你们就先看看吧！”

身旁的松树上，有一块树挂终于承受不住阳光，啪嚓一声落到了地上。

三个人都吓了一跳。

几个孩子兴奋地跑过来，把“树挂”攥成雪球，疯狂的叫嚷声立刻在树下响起。雪球在孩子们中间飞，突然有个雪球落到周一兔脚下，碎裂开……

周一兔笑着摇头，哼了一声，说：“真不文雅！”然后看看爸爸妈妈，“我以前是不是经常这样无聊，经常这样不懂事呀？”

妈妈盯着周一兔，说：“孩子，你别这样说，好吗？”她突然抱住周一兔，哭了。

周一兔用手给妈妈擦眼泪，然后拉住妈妈的手，回身又拉住爸爸的手。她不哭，她笑着拉起爸爸妈妈往前走。她再也不会像那群孩子那样，喜欢玩什么树挂了，她觉得自己长大了。

树挂在融化，松树正慢慢露出它骨感的枝杈。周围不断有一块一块树挂落下来，啪嚓，啪嚓，啪嚓……冷静，美妙，又带着一点儿悲壮。

生日快乐





一年来，两人约好：女儿称爸爸老蓬，爸爸称女儿小蓬——必要时，也可以称“老蓬同志”和“小蓬同学”；

一年来，两人约好：彼此有保留秘密的权利，但有事要请假——如果一方不准假，则请假无效；

一年来，两人约好：快快乐乐地活，不许偷着哭——如果必须哭，两人要一起哭；

一年来，两人约好：不轻易提到妈妈……

早晨，小蓬同学背起书包，走到门口，回头对老蓬同志说：“老蓬同志，今天放学我要晚回来一会儿！”

“哦，”老蓬同志张了张嘴巴，“好的。”

小蓬同学看着老蓬同志的样子，知道他在担心，就伸手搂着老蓬同志的脖子，说：“放心吧，我没事，等我回来吃饭哟！”

老蓬同志咧嘴笑笑，说：“好。”

小蓬同学背了背肩上的书包，又冲老蓬同志眨了一下眼睛：“走了！”

门嘭的一声关上了，小蓬同学噔噔噔地下楼。过了一会儿，又有哐的一声传来，楼道门也关上了。屋里屋外一片寂静。

老蓬同志几步走到窗前，看到女儿小蓬同学走到了小区门口，头上的辫子一颤一颤的，像是要飞起来的样子……

老蓬同志去上班，一路上他的心里都不安宁：为什么小蓬同学要晚回来一会儿？要不要给老师打个电话问问？

小蓬同学今年刚上初中，每天回家都非常准时，前后就差三五分钟，从没有超过十分钟的时候。

一年前，一场车祸打乱了他们的生活，妈妈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家，家里成为二人世界。天空下起了雨。那段日子，他们都不敢去看对方的眼睛，不想让对方看到自己哭，有时勉强看着对方笑，笑着笑着两人又都哭了起来。于是，两人开始遵守约定，用约定约束着对方。

但老蓬同志是个内向的人，他常常违反约定，背着小蓬同学哭。小蓬同学发现他红着眼睛，就毫不留情地批评他：“老蓬同志，你是不是又偷偷哭了？我们不是约好了吗？你是不是太自私了啊？”

老蓬同志就不好意思了，颠颠地给小蓬同学做饭，围着

小蓬同学听她讲班里的故事，变戏法似的给小蓬同学拿出一些小礼物。

每天，老蓬同志的目光都跟着小蓬同学转。一离开小蓬同学，他就浑身不自在，坐立不安，心神不宁。他不敢让自己停下来，早晨送走小蓬同学，他匆忙去上班；晚上下班早早赶回来，做好饭等小蓬同学回家。

老蓬同志越来越喜欢小蓬同学批评他的样子：脸蛋儿红红的，小脖子歪着，头上的辫子一甩一甩的，像是也在生气。

如果两天没挨批评，老蓬同志就主动请求小蓬同学批评他一回——哪方面都行。

小蓬同学毫不客气：老蓬同志的胡子刮得不干净了，老蓬同志说话少、点头多了，老蓬同志的衣服皱巴巴了，老蓬同志的菜做得淡或者咸了……

但时间长了，小蓬同学也学会了一些批评的艺术。比如：

“老蓬同志——”小蓬同学板着脸，“你今天的饭做得不错！”老蓬同志点着头，微笑地看着小蓬同学。

“但是……”

老蓬同志继续点头，脸上渐渐紧张起来。

“但是你不要总是点头，要说话！”

老蓬同志说：“是，是是是！”

小蓬同学顿了顿，说：“你今天做的菜也不错！”

老蓬同志的表情放松下来，说：“小蓬同学不要客气——我喜欢听你的批评！”

“我是说……”小蓬同学想了想，“你今天做的菜，怎么不像昨天那么咸了？”

老蓬同志说：“是是是，昨天我把盐放多了，我不好！”

“今天，你怎么不把盐放多了？”

“今天，我吸取了昨天的教训，昨天我浪费了家里的盐，对你的健康也不好，你妈妈经常说……”

“停——”小蓬同学举起手，做了一个暂停的动作。

老蓬同志赶忙闭紧了嘴巴，他知道自己又违反约定了。

小蓬同学咬着嘴唇看着老蓬同志，说：“老蓬同志，你

总是犯规！你为什么总是犯规？！”

老蓬同志的目光像水一样：“是我不好……”

“是不是我批评得太轻了？”小蓬同学提高了嗓门。

“是，是是是！”

“那我就来点儿重的！”

“好，好好好！”

“老蓬同志，你这人怎么回事呀？要是不狠狠批评你，你就浑身难受是不是？你今年都多大了，还要我每天都批评你？”

“是是是，我今年三十七了。”

“三十七？”小蓬同学哼了一声，“我看你像七十三了！”

“……”老蓬同志抬头看看小蓬同学。

小蓬同学歪头盯着老蓬同志，眼中的泪花一闪一闪的，晶莹、灵动、倔强，又有那么一点儿调皮。

老蓬同志搓着手，不知道说什么好。小蓬同学却扑哧一声笑了，她用手擦了擦泪水，冲老蓬同志挥挥手，说：“好

了好了，今天的批评就到这里，小蓬同学要去写作业了！”
又一转身，“不，小蓬同学还要罚老蓬同志洗碗、拖地、倒垃圾……”

“好好好，老蓬同志最喜欢做这些。谢谢，谢谢！”

3

一整天，老蓬同志坐在办公室里，眼前不断出现小蓬同学的样子：一会儿抿着小嘴做鬼脸，一会儿瞪着眼睛要生气，一会儿转过头去用手背擦眼泪，一会儿甩动着头上的辫子从门外跳进屋里……

老蓬同志想着想着，笑了；又低头想了想，眼睛湿润了。

一年了，这一年的时间里，小蓬同学放学从没晚回来过，老蓬同志下班也只晚过一次——那次是单位开会，可那个会开得时间太长了，已经过了下班时间，领导还在兴致勃勃地讲，讲了一件事又讲一件事，然后又想起一件事……天就渐渐黑

了。老蓬同志走出会场，往家里打电话，和小蓬同学请假。

小蓬同学在电话里说：“不！我不同意你请假！”说着语气更坚决了，“我要老蓬同志马上就回来！”

“好！”老蓬同志说，“老蓬同志这就想办法，马上回去！”

老蓬同志没有再回到会场，而是直接下楼，在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回家里。

小蓬同学开门看到老蓬同志，乐了，伸出胳膊拥抱老蓬同志：“老蓬同志，你真好！”想了想，又有点儿不好意思，她向老蓬同志道歉：“对不起呀！老蓬同志，我只是不敢一个人在家，自己在家就会想起……我再也不这样了，好吗？”

老蓬同志轻轻拍拍她的后背，说：“嗯。老蓬同志知道了，是我不好，我不应该把你自己扔在家里。”

“嗯。我们谁也不要对方扔在家里——这是一条新的约定！”

“嗯，好！”

过了几天，小蓬同学去参加学校组织的夏令营，说好了

一周以后才回来。可是傍晚，小蓬同学来电话：“老蓬同志，你在干吗？”

老蓬同志说：“报告小蓬同学，我正坐在沙发上……”

小蓬同学说：“不许想我！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老蓬同志说：“是！不许想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过了一会儿，小蓬同学又来电话：“老蓬同志，你在干吗？”

老蓬同志说：“报告小蓬同学，我刚吃了饭，又坐在沙发上……”

“是不是又要想我了？”

“报告小蓬同学，我没……”

小蓬同学在电话里笑了，说：“老蓬同志，不要骗我了，我都知道你又想我了，是不是？不许想我，睡觉！”

老蓬同志说：“好，睡觉！”

老蓬同志刚躺到床上，小蓬同学又来电话：“老蓬同志，睡着了吗？”

老蓬同志说：“报告小蓬同学，我没睡着，还坐在沙发

上……”

“好，开门！我这就到家了！”

小蓬同学风尘仆仆地跳进了家门，汗水把她的头发弄湿了，一绺一绺地贴在脸上，她冲老蓬同志眨着眼睛说：“老蓬同志，我怕你自己在家里不好好吃饭！我怕你想我想哭了！我怕你想得睡不着觉！当然，我也有那么一点点——想你了！”

4

老蓬同志和往常一样，早早下班回到家。他做好了饭，就坐在沙发上一遍一遍看墙上的钟：一个5分钟过去了，又一个5分钟过去了……时钟嘀嗒嘀嗒，十几个5分钟过去了。

老蓬同志坐不住了，给老师打电话。

老师在电话里说：“小蓬同学今天放学早走了一节课……对，和我请假了……她说早点儿回去给你过生日呀！”

老蓬同志的脑袋嗡的一声。他记得自己今天过生日——但他不想声张，因为小蓬同学的妈妈也是今天过生日。

老蓬同志迅速下楼。他脑子里不断闪现小蓬同学回家的路线：从学校到家，要经过两家商场，一家医院，要过三个红绿灯……

正是盛夏，夕阳还在发挥着余温。街面上的热浪烤着人的脸，吸一口气都有灼热感。

跑到小区门口，老蓬同志看到小蓬同学正从街对面走过来：她手里提着大蛋糕，脚步一高一低……

“喂！喂——”小蓬同学脸蛋儿红红的，笑着向老蓬同志挥手，“老蓬同志，快来接我呀！”

5

老蓬同志背着小蓬同学往回走。

小蓬同学一手搂着老蓬同志的脖子，一手提着那个大蛋

糕。蛋糕在老蓬同志的胸前晃来晃去，像是他的脖子上挂了一个特别大的奖牌，又像是他那颗看不到的心——七上八下，放不回肚子里去了。

“老蓬同志，我要祝你生日快乐！”

老蓬同志闷着头往前走，不说话。

“老蓬同志，你这个样子，太不礼貌了吧？”

“小蓬同学，我今天要批评你！”

“为什么呀？”趴在老蓬同志背上的小蓬同学直了直身子，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然后，她又抹了一把老蓬同志脸上的汗，“我都没有批评你呢，你为什么要批评我？”

“因为你……你让老蓬同志担心了……”

“你应该表扬我才对嘛！”小蓬同学嘴里呼出的热气，让老蓬同志的脖子痒痒的，“第一，我早上已经向你请假了；第二，我虽然摔了一跤，但还是拼命保住了蛋糕；第三，我一声都没哭！”

老蓬同志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你不应该自作主张，请



假去给我买什么蛋糕！我不想过什么生日，只想让你平平安安。如果真的出点儿什么事，我怎么向你妈妈交代？”

老蓬同志说完这话，愣了一下，但他马上迈开脚步，继续闷头向前走。哪怕小蓬同学批评他，他也不想停下来。

小蓬同学又伸手擦老蓬同志脸上的汗，说：“老蓬同志，你真生气了？人家已经祝你生日快乐了！”

“我真的生气了！我刚才说了，我不想过什么生日。”

“可是，还有妈妈呢——她今天也过生日！”

老蓬同志身体一颤，停下了脚步：“你去给你妈妈……过生日了？”

“是呀，我去了墓地，也给妈妈买了一个大蛋糕，和你这个一模一样。”

老蓬同志的脚步有点儿乱了。他想回头看看背上的小蓬同学，可是他的脖子怎么也转不过去。

小蓬同学的手伸过来，一下一下地擦着他脸上和脖子上汗：“老蓬同志，我看你真的老了，快让我下来吧！”

老蓬同志不说话，把背上的小蓬同学又使劲儿背了背，呼哧呼哧地往前走。

汗珠滴在老蓬同志胸前的大蛋糕上，滴答，滴答……

6

生日蜡烛点燃了。

蛋糕盒里有纸壳做的寿星帽，小蓬同学把它戴在老蓬同志的头上，然后拍着手说：“好了好了，现在正式祝老蓬同志生日快乐！”

老蓬同志盯着小蓬同学，点了点头，不说话。

“高兴一点儿嘛！”小蓬同学向老蓬同志做鬼脸，“你今天是寿星，可别指望我再批评你了！”

老蓬同志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这就对了嘛！”小蓬同学高兴了，随手抓一把蛋糕上的奶油，在老蓬同志的脸上左抹一下，右抹一下——老蓬同

志的脸就变成了大花脸。

“老蓬同志，不用为我担心啦，我已经长大了！”小蓬同学说。

老蓬同志盯着小蓬同学看，不说话。

“我今天都告诉妈妈了，说老蓬同志对我很好，老蓬同志特别喜欢我的批评……”小蓬同学又把手上的奶油往老蓬同志的鼻子上抹了一点儿，一边抹一边嘿嘿笑，“老蓬同志为什么喜欢我的批评呢？嘿嘿，不就是宠着我、惯着我、爱着我吗？”

老蓬同志梗着脖子一动不动。

“我还和妈妈说，这一年，我和老蓬同志约定了许多事，老蓬同志都遵守得很好，请妈妈放心，我和老蓬同志一定会好好活下去——我说得对吗，老蓬同志？”

老蓬同志的嘴巴张了张，眼睛眨了几下，什么也没说出来。他慢慢伸出手，也学着小蓬同学的样子，抓了一把蛋糕上的奶油，然后举起手，左一下右一下，抹在小蓬同学的脸上。

小蓬同学仰着脸配合着老蓬同志，又皱皱鼻子，让老蓬同志把奶油抹到她的鼻子上去。

老蓬同志笑了，脸上的奶油亮晶晶的。

小蓬同学的脸上也亮晶晶的，她继续嘿嘿笑着，把更多的奶油抹到老蓬同志的脸上……

蛋糕上的彩色小蜡烛在燃烧，火苗一闪一闪的，像在一边舞蹈，一边唱歌——嗯，那首大家都熟悉和喜欢的歌。

我的乡
下我的狗





1

我十岁之前，爸妈每年都回乡下过春节。那时候爷爷还活着，他总是领着我，也领着家里的那条狗，站在路口等着接我的爸妈。

后来爸妈把我接到了城里，他们打工，我上学。我的狗留在了乡下，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我的狗是一条黑狗，但不是全身黑，胸脯上有一撮白色

的毛，眼睛上面各有一撮黄毛，像是长了四只眼睛，所以我叫它“四眼”。

我的四眼是我在雪地里捡的。那年春节前，爷爷带着我去上坟，我在雪地里发现了这只小狗崽。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带着我去上坟。爷爷说我爸爸小时候，他也带着爸爸去上坟。可是后来爸爸妈妈去城里打工了，平时很少回来，春节赶回来也很晚，有时是大年三十那天，或者正月初一那天了。“怎么能这样冷落祖宗呢？”爷爷每年就带着我提前去给祖宗上坟。爷爷告诉我，我的祖宗有太爷太奶、祖太爷祖太奶……我虽然没和祖宗们见过面，有些辈分也不很清楚，但我感觉和他们很亲近。这可能与爷爷给我讲的那些祖宗的故事有关。在坟前烧香、磕头的时候，我内心无比温暖，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努力，有时自己都感动得要哭了。

那几年的雪特别大，田野里白茫茫一片，根本看不到路。上坟回来，我踩着爷爷的脚窝，一步一步向前走。雪很深，

都快没过我的膝盖了。我不让爷爷背，祖宗们的血在我身上流淌，他们流传下来的故事给了我力量。我走得满头是汗，渐渐就被爷爷落在了后头。爷爷低着头背着手，仍走在前面给我讲祖宗的故事。这时，我看到了路旁雪坑里那团毛茸茸的东西。我吓了一跳，停下来冲爷爷喊：“爷爷——快来看那是什么？”

“那是一只小狗崽。”爷爷回了一下头，“我早就看到了，它已经冻死了。快走吧！”

我站着不走：“小狗崽……它怎么会跑到这里的？”

“或许屯子里放鞭炮，把它吓出来的，快走吧！”

“爷爷，快看！它没有死，它还在动呢！”

爷爷就走了回来，伸手摸了摸小狗崽，说：“还真的有一口气。”

我也伸手摸了摸小狗崽，它身子抖了抖，哼了一声，我全身像通电似的一颤，说：“爷爷，我要把它抱回去养！”

爷爷摇摇头：“唉，就怕养不活它呀！”

我说：“我吃什么就给它吃什么，怎么会养不活呢？”

爷爷看看我，笑了：“你奶奶会同意吗？”

我低下头不出声。我知道奶奶不喜欢狗，她只喜欢养猫，但家里的猫误吃老鼠药死了，奶奶曾伤心地哭了一通，发誓除了养鸡、鸭、鹅、猪之外，什么动物也不养了。

爷爷一直要养一条狗，他那时觉得家里太冷清了，养条狗还能看家护院，但奶奶坚决不同意，她说：“养那些有啥用？养多少也挡不住走！走一个我就伤心一回，都是没良心的……”

爷爷笑了，说：“这说的什么话嘛！”

奶奶不笑，板着脸说：“我说的是人话！”

爷爷继续笑着说：“人家都说，去猫来狗，越过越有。”

奶奶说：“我不图什么有没有，只想图个省心！”

爷爷说：“哪里让你不省心了？”

奶奶说：“你明知故问！”

爷爷说：“我明知什么了，故问什么了？”

……

两个人就吵了起来。

雪坑里的小狗崽哼了两声，突然抖成一团。爷爷蹲下身看了看，说：“坏了，它冻抽了！”又抬头看看我，说，“不能见死不救，祖宗也认这个理儿——你还是抱上它，能不能养活就看它的造化了！”

我蹲下身子，伸出手，把那只比猫大不了多少的小狗崽轻轻抱在了怀里。

我顾不上雪有多深了，跟在爷爷后面往回跑。

2

我抱着它，跟着爷爷跑回了家。奶奶正在灶上忙活着，一口锅里炖着猪肉，另一口锅里蒸着馒头，屋里屋外热气腾腾。

我本想就着热气的掩护，把小狗抱进屋。奶奶却大声叫住了我：“你抱个什么东西？站住！”

我在门槛前停住，不敢看奶奶。我就回头去看爷爷，爷

爷搓着两只手对奶奶说：“小狗崽，一只小狗崽，都冻僵了，救狗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什么乱七八糟的！”奶奶说，“我不是说过，不养狗吗？”

“说过说过，你确实说过，我们都记着呢！”爷爷说，“我们其实也没想养它，只想救它的命！”

“好！”奶奶说，“就要过年了，我什么也不说了——救了它的命，过完年就把它送走！”

“好！”爷爷说，“就按你说的办！你真是菩萨心肠。”

“去！”奶奶一边在灶上忙活，一边回过头说，“去给我抱点儿柴火！”

爷爷说：“好！”又像个孩子似的，回头冲我眨眨眼睛。

我松了一口气，抱着小狗崽往屋里走，奶奶又叫住了我：“站住，不能把它抱进屋！”我吓了一跳。奶奶说：“屋里太热，它都冻僵了，要慢慢缓——把它放在外屋的柴火堆，先给它弄点儿米汤饮一饮。”

就这样，那只小狗崽终于留在了家里。它慢慢缓了过来，

慢慢活了下来。它能吃食了，它能慢慢走动了，它能听懂我叫它“四眼”了。它不哭也不闹，有时跟在爷爷脚边，有时跟在我的脚边，但从不去缠奶奶。奶奶偶尔也把剩菜剩饭喂给它，边喂边骂：“又多个没良心的，总躲着我干吗？快吃，吃饱了，长大了，好远走高飞！你个没良心的……”却再也没有提起把它送走的事。

过完了年没提这事，过完了元宵节也没提。

我的狗就渐渐长大了。我常带它去河里洗澡。它的水性很好，两分钟就能游到对岸去，然后站在岸边仰起脖子，身子一抖，就像打个大冷战似的，抖得四周水星飞溅。我在对岸喊：“四眼，回来！”它就扑通一声又跳进河里，脑袋一伸一伸地向我游来。它从不在我身边抖落水珠，总要跑到旁边抖落干净了，才慢慢靠到我的腿上。它是一条干净、聪明、有礼貌的狗。

我和爷爷在院子里给它搭了一个窝，挨着猪圈、鸡窝、鸭窝和鹅窝。它和猪、鸡、鸭、鹅们总体上相处得很好，有

时也和它们疯玩几下。但鸡鸭鹅太娇气，我的狗动作稍微大一点儿，它们就扇动翅膀又跑又叫，弄得满院子尘土飞扬。奶奶提了烧火棍跑出来，对着我的狗大骂：“你个没良心的，吃我的，喝我的，还要欺负我的鸡鸭鹅，是不是？”我的狗就不好意思了，低着头靠在墙边一动不动，眼睛偷偷看着奶奶，满是愧疚的样子。

家里的那头猪倒是皮实一些，有时奶奶把它从圈里放出来透透气，我的狗围着它转，想和它玩，但它哼哼唧唧的，架子挺大。我的狗在地上左扑一下，它没反应；右扑一下，它还没反应。我的狗扑到它的身上去，它哼唧两声还是爱理不理的样子。我的狗就觉得没意思了，跑到一边去把自己蜷成一团，闭上眼睛睡觉。猪在院子里哼哼唧唧地转两圈，拱开大门跑到院外去了。我的狗抬头看看猪，眨着眼睛想了想，又把脑袋埋在尾巴里，睡觉，不去搭理猪。奶奶从屋里出来了，提了烧火棍去撵猪。我的狗一下蹿出去，帮奶奶撵猪。

坏就坏在我的狗没理解奶奶的意思，它以为奶奶不要猪

了，要把它赶出家门，所以它才主动蹿过去帮忙。那头猪本来跑得挺慢，看狗撵过来了，它就越跑越快，拐两个弯就跑没影了。我的狗晃着尾巴跑回来，向奶奶请功。奶奶举起烧火棍，骂道：“你这没良心的！”

一棍子打了下去……

我的狗夹着尾巴跑到墙根，呜呜地哭。奶奶双手叉着腰骂：“没良心的，你们这些没良心的……”

我跑到墙跟，奔到我的狗身边。它的后腿正在哆嗦，委屈地看着我，眼泪一双一对地流了下来。我也心疼得哭了，抱着我的狗哭。

奶奶突然冲我们喊：“哭什么哭，我还没死呢！快去把我的猪找回来！”

我就带着我的狗去找猪。狗的后腿还有点儿瘸，有时要抬起一条后腿往前走。但它一看到我家的那头猪，就发疯似的冲了上去，一口咬住猪的耳朵，拼命往回拉。猪嗷嗷地叫着，跟着狗往回跑。我在旁边不断地提醒狗：“四眼，悠着点儿，

千万别把猪耳朵咬下来……”

猪被我们“押”回了家。奶奶一看到猪，又举起了烧火棍。可当她看到猪鲜血淋漓的耳朵时，又把烧火棍对准了狗。

“奶奶，别打我的狗了！你要打就打我吧！傻四眼啊，你快跑呀！”

我的狗一动不动，梗着脖子垂着眼皮，一副甘愿受罚的样子。

“你们这些没良心的……”奶奶举着烧火棍愣了半天，叭的一声把烧火棍扔在地上，转身进屋了。

我的狗抬头看看我，又看看敞开着的屋门。它缓缓地走过去，叼起烧火棍，进屋给奶奶送去了。

3

爸爸妈妈接我去城里上学的时候，我的狗早已长成一条大狗了。它后背上的毛油黑油黑的，像是披着黑缎子。无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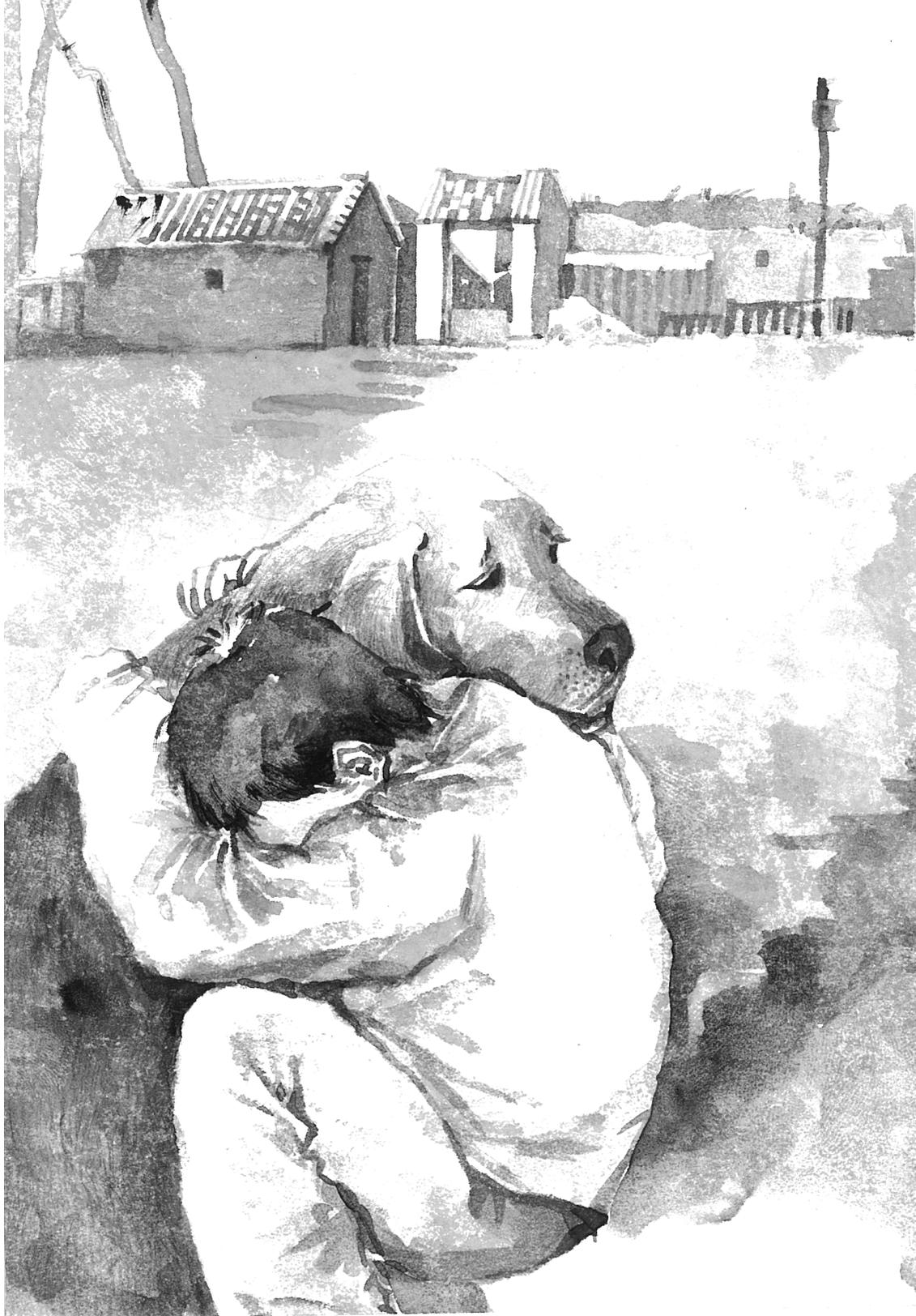
它在什么地方，我只要大喊一声：“四眼！”它就会发疯似的蹿到我身边，张着嘴、伸着舌头向我讨好。它经常身子一跃，前爪搭在我的肩膀上，两条后腿站立起来跟着我走。它站起来个头儿，比我都高出一块儿。

爸爸妈妈有一万条理由接我走，每条理由都容不得别人反对，爷爷奶奶反对不得，我更反对不得。爷爷苦笑着说：“走吧走吧，快走吧，走出去才有出息！”奶奶先是不说话，后来突然背过身擦眼泪，边哭边说：“走！你们这些没良心的，都走！一个也不要留，都给我走！”爷爷笑着说：“我可不走，我没地方走。”奶奶不搭理爷爷，肩膀一耸一耸的，兀自伤心地哭，和那回死了猫一样。

我的狗围着我，耷拉着脑袋往我身上蹭。我伸手摸摸它的后背，它突然前爪搭在我肩上，站立起来。我一下抱住了我的狗，眼泪汹涌而出。

妈妈在一旁喊：“快放开它！太脏了！看你粘了一身狗毛！”

我最不喜欢妈妈这样说。我的狗怎么会脏呢？它是世界



上最干净的狗！我紧紧地抱住了我的狗。

我的狗把脑袋靠在我的脖子上，不停地蹭，蹭着蹭着，它的眼泪淌了出来，淌得我满脖子都是。

我被爸爸妈妈拉上了车。

车开了，我的狗跟着我们的车跑，开始是颠颠地跑，后来就四腿放开，身子抻直，跑成了一条线。车后的尘土不断地把它吞没，但它总是顽强地从尘土中钻出来，继续追我们的车。我的眼泪淌了下来，心里说：“四眼，你别追了，我心疼……”

我突然听到我的狗说：“不！我追，我就追！”

“你再追，我就跳车了！”我的狗仿佛听到了我的话，速度慢了下来，渐渐收住了腿，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泪又顺着它的眼睛往下淌。

我说：“好四眼，我放假会回来看你。”

我的狗一屁股蹲坐在地上，看着我们离去的方向，说：“嗯。”

我说：“好四眼，你要听爷爷奶奶的话，替我好好陪他们。”

我的狗说：“嗯。”

“四眼，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我的狗想了想，就低头去看它的胸脯。

我也低头看我的胸脯，这才发现我的衣服上粘了好多狗毛，有白的也有黑的，微微地抖动，每一根都活着。我擦了擦眼泪，笑了。

“笑什么笑？”坐在车前座的妈妈突然回过头，“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像个神经病！到家快把这身衣服换下来——看你那——一身狗毛，真烦人！”

我不笑了，也不哭了，慢慢伸开胳膊抱住自己，抱住了身上的狗毛。

4

我从乡下来到了城里的家。我把那件粘着狗毛的衣服脱下来，藏到了我的床底下。

差不多每天晚上，等爸爸妈妈都睡着了，我就会把它拿出来看，看着看着，我就能看见我远在乡下的狗了。

有一回，我看到我的狗在和爷爷喝酒。我很吃惊，说：“四眼，你怎么能喝酒呢？”

我的狗摇摇头，说：“唉，我也没办法呀！”

“怎么没办法，是爷爷逼你喝酒了？”

我的狗说：“是我看爷爷整天一个人喝酒，太可怜了，就主动陪它喝两口。”

我说：“四眼，你不怕奶奶用烧火棍打你？”

我的狗说：“奶奶早睡了，再说爷爷不喝酒也睡不着觉，我不陪它谁陪它呀？”

“那你可不要把爷爷灌醉，你自己也不要喝醉！”

“你还真别说，我那天真把自己喝醉了……”

那天，爷爷喝完一壶酒，又倒上了一壶，本来他已经喝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可还要坚持把第二壶酒喝完。

我的狗在旁边看着就急了，劝他说：“别喝那么多了，

明天再喝吧！”

爷爷睁了一下眼睛，问：“你是谁呀？”

狗说：“我是四眼。”

爷爷摇摇头，说：“四眼？我不认识。”

狗说：“可我认识你，都认识好几年了，要不我陪你喝吧！”

爷爷说：“好啊，四眼，你要是够爷们儿，就把这些酒干了！”

“好！”我的狗捧起酒壶，把那些酒全灌到了肚子里，眼泪就辣出来了。

爷爷晃着酒壶说：“好，今天的酒都喝完了，我们睡觉！”爷爷倒在炕上就睡着了。

我的狗趴在地上睡不着，胃里翻江倒海地难受。它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开始耍酒疯——它把爷爷的鞋叼到奶奶的脚下，把奶奶的鞋叼到爷爷的脚下，它越看越觉得可笑，但它不敢在屋里笑。它就跑到院子里哈哈大笑，边笑边把那些鸡鸭鹅猪们都叫出来，让它们在院子里跑。

正是夜里，鸡鸭鹅猪们睡得正香，它们看不清院子里的情况，不愿意乱跑。但我的狗在后面督促它们，它们又不敢不跑，就东一头西一头地乱窜。满院子鸡飞狗跳，热闹非凡。

奶奶趿拉着爷爷的大鞋子，提着烧火棍从屋里跑出来。院子里静了下来，鸡鸭鹅猪们都聚拢到奶奶身边，争相向奶奶告状：咕咕，呱呱，嘎嘎，哼哼……

奶奶转身回屋，拉着睡梦中的爷爷大骂：“你个老没良心的，是不是给狗灌酒了？你倒睡得香甜，家里都鸡犬不宁了，你快起来看看，你个老没良心的……”爷爷不醒，一个劲儿打呼噜。

我的狗害怕了，从酒疯中吓醒了，它慌忙把鸡鸭鹅猪们赶回各自的窝，自己也乖乖钻进狗窝。星光点点，暗夜无边，我的狗听着屋里奶奶的骂声和爷爷的呼噜声，特别想哭。

5

爷爷去世了，是醉死的。

我的狗在爷爷坟前守了三天。它默默地趴在那里，不吃不喝，家也不回，直到后来奶奶来找它。奶奶那次没有拿烧火棍，也没有骂人，而是蹲下身子摸着狗的脑袋说：“四眼，我现在才知道，这世界上你是最有良心的！我用烧火棍打过你，你是不是还记恨我？”狗抬眼看着奶奶，不说话。

奶奶接着说：“四眼，其实打了你，我也心疼，也后悔。现在家里鸡鸭鹅猪们，我都不养了，就想养你一个。”我的狗垂下它的长脸想了想，慢慢站起身，跟着奶奶回家了。

一年后，奶奶也去世了。奶奶葬在爷爷的坟旁，和爷爷一起成为我们后辈的祖宗，成为我们深埋在泥土里的根。我的狗把烧火棍叼到了奶奶的坟前，又把一瓶酒叼到了爷爷的坟前，然后它跪下两条前腿，给我的爷爷奶奶磕头……

然后，我的狗就失踪了。

于是，我和我的乡下，和我乡下的狗，就失去了联系。

毛驴的夏秋冬





1

几场小雨过后，地里的小苗噌噌地往上蹿，仿佛眨眼之间，绿油油的玉米就齐腰深了。悄悄扎根在墙角的榆树苗，刚刚钻出一层嫩黄的叶，没过几天就长成了一寸高的小树。

陈土豆放学回来，远远地看到家里的炊烟正在升起，院里老榆树的枝叶轻轻摆动，毛驴也伸长脖子盯着陈土豆看。

妹妹陈小鱼从屋里蹿出来，兴奋地大喊：“哥！哥！”

原来是陈小鱼和妈妈回来了。爸爸妈妈在城里打工，陈小鱼也跟着去了城里，他们已经好久没回来了。

陈小鱼抱住陈土豆的腿撒娇，又把陈土豆的大书包要下来，往自己身上背。陈土豆一弯腰把妹妹和书包都抱住，往屋里走。

妈妈在厨房里做饭，抬头看着陈土豆说：“陈小鱼想你了，这回她就不走了。”

陈土豆一愣，说：“你，还要走吗？”

“当然要走，”妈妈往灶台里添了一把柴火，“去找你爸！”

这些年爸爸和妈妈一直在打架，从家里打到城里，再从城里打到家里。陈土豆早都烦了。

“妹，我们去院里看毛驴！”陈土豆牵了陈小鱼的手往屋外走。

毛驴的四脚在地上快活地交错，像是跳霹雳舞。陈小鱼围着毛驴前后左右转，跟毛驴玩儿捉迷藏。陈土豆说：“妹，小心毛驴踢到你！”陈小鱼不怕：“毛驴才不会踢我呢，哥

你来看，我一藏起来毛驴就找，我一出来，毛驴就对我笑！”说着还用双手把脸拉长，眼睛骨碌骨碌地转几下，又一眨一眨地冲陈土豆笑，“哥，你看到了吗？”

陈土豆笑着点头，又抬头看看榆树上钻出的炊烟，心里暖暖地想：家，这就是家的味道吗？

2

陈土豆的妈妈很快又进城去了。她要找到他们的爸爸，继续和他打下去；如果爸爸躲起来，她就要一直找，找到了再接着打。

陈土豆刚好放了暑假，他就每天带着陈小鱼去南山坡放毛驴。有时也让陈小鱼和屯子里的孩子们玩。

可屯子里的孩子们都不愿意和陈小鱼玩，嫌她“没文化”。

看着陈小鱼哭着鼻子回来，陈土豆蹲下身，一边擦着妹妹脸上的眼泪，一边说：“妹，你八岁了，过了这个暑假，

真应该上小学了，没文化可真的不行……”

陈土豆就去找来一块小木板，用墨汁刷黑，挂在了屋里的墙上；又找来一些粉笔头，放在一个小纸盒里；再把炕桌和小板凳修了修，放在屋子中央，再放上笔和本子，屋子里就有不一样的味道了。

陈小鱼看着屋子里的变化，感到了新的生活正在等待着自己，她对陈土豆说：“哥，你真的要当我的老师吗？”

陈土豆看看妹妹，笑着点点头。

“那我叫你什么？”陈小鱼盯着陈土豆。

陈土豆想了一下，说：“上课的时候要叫我老师，其他的时候还叫我哥！”

“那——”陈小鱼的小脸仰着，“你叫我什么？”

“我叫你——陈小鱼同学！”

陈小鱼高兴了，脸蛋儿红扑扑的，放着光，扑过来抱着陈土豆的大腿撒娇。

陈小鱼很聪明，学得也非常卖力，很快就背下了“小

九九”，跑出去和小伙伴们显摆了一通。然后陈土豆教她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她就用粉笔头把名字写在院门上，还在旁边画个小人儿在张着嘴笑。

在学李白的《静夜思》的时候，陈小鱼就是不懂“故乡”是个什么东西，“‘故乡’是个大箱子吗？”

陈土豆说：“不是，应该是比箱子要大，能装得下家。”

“那不是房子吗？”

“比房子还要大。”

“我明白了，那就是屯子了！”陈小鱼说，“我在城里的时候，就很想咱们的屯子！”

陈土豆笑了，陈小鱼仰着脸又问他一个问题：“哥，你说，咱爸爸妈妈会不会‘思——故——乡’？”

陈土豆张张嘴巴，噎住了……

屯里的孩子都来看毛驴。因为他们听陈小鱼说毛驴好玩，能跳霹雳舞，能捉迷藏，还能听懂英语。

陈小鱼兴奋地给毛驴饮水、添草料，还指挥那些孩子给

毛驴唱歌、跳舞、说英语……毛驴看有这么多孩子围着它转，也努力配合着陈小鱼，更快活地跳起了霹雳舞，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

到了陈土豆给陈小鱼上课的时间，那些孩子仍然不走，都趴在窗台上好奇地看。陈土豆让陈小鱼背古诗，可还没等陈小鱼背，窗外的孩子就齐声背了出来。

陈土豆招招手，对那些孩子说：“你们都进屋，一起上课！”

孩子们涌进了屋里，气氛一下子就活跃了。大家一带动，陈小鱼学得更快了，有些问题不用陈土豆怎么教，陈小鱼跟着大家一学就会了。

第二天，来上课的孩子多了，有的孩子还背了新书包。陈小鱼眼馋别人的新书包，噘着嘴巴不想学习。陈土豆走过去拍拍她，说：“妹妹，哥过两天就给你买新书包！”然后带着孩子们到院子里上课。

屋子里太挤，教室挪到了院子里的大榆树下。黑板挂在树干上，大榆树的树冠就是教室的屋顶。家里的桌椅板凳都



用上了，还不够。陈土豆又找了些木板，用砖头一搭，就成了桌椅板凳。孩子们围着大榆树坐了半圈。拴在院子里的毛驴也和他們一起上课。

阳光照过来的时候，陈土豆把小黑板挪了一下，孩子们的桌椅板凳也跟着挪了一下，大家就都能在树荫里了。陈小鱼说：“哥，这不成了会转圈的教室了吗？”

大家都笑起来。旁边的毛驴也仰起脖子，大笑：“啊呜——啊呜——”

3

墙角的一丛小榆树从一寸长到一尺高了，那是老榆树春天撒下的种子。陈小鱼常常抱着玩具熊，独自蹲在那里看，有时还给它们浇浇水。

“哥，它们什么时候能结出榆钱儿呢？”

陈土豆抬头看看院子里的老榆树，说：“要长得像老榆

树那么高呢！”

“啊？不会吧？”陈小鱼急了，“等它们长成那么高，我都老了，吃不动榆钱儿了！”

陈土豆笑了，说：“那我就和它们商量一下，让它们明年春天就结榆钱儿！”

“好！好！”陈小鱼高兴地叫起来，“哥，我想让它们今年就结榆钱儿——它们的叶子都长那么大了！”

陈土豆笑起来，说：“妹妹，小榆树在当年只长叶子不结榆钱儿！”

“哦。”陈小鱼红着脸看着陈土豆，点点头。过了一会儿，她趁陈土豆不注意，又偷偷去给小榆树浇水，一边浇水一边说：

“快长快长快快长，给我结好多好多榆钱儿……”

暑假结束前，屯里有些孩子让大人带出去玩了。陈小鱼有些寂寞，她对陈土豆小声嘀咕：“哥，你说，要是爸妈在家多好！”

“嗯。”陈土豆说。

“哥，你说，爸妈在家，会带咱们出去玩吗？”

“嗯。”陈土豆说。

“哥，你咋就会‘嗯’啊？”陈小鱼用手一抹嘴巴，就像变戏法似的，嘴巴高高地噘了起来。

陈土豆摆着手说：“你的脸像毛驴的大长脸，难看死了！”

陈小鱼一转头，把嘴巴噘到一边去。等了一会儿，又悄悄转回来，看到陈土豆正笑着看她，就一扭脸，迅速把嘴巴噘起来。

“陈小鱼同学——”陈土豆拉长声音叫。

“不，”陈小鱼说，“现在不是上课，不要这样叫我！”

“陈小鱼妹妹——”

“哎呀！”陈小鱼挥起拳头要来打陈土豆，陈土豆顺势拉住她，说：“哥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哥——”陈小鱼的脸上有了笑意，“要带我去哪儿呀？”

“去镇上啊！给你买新书包、新衣服——咱们骑着毛驴去！”

“哥——”陈小鱼突然在陈土豆脸上亲了一大口，“你真是我的好哥哥呀！”

陈土豆牵出了毛驴，用胳膊夹住陈小鱼，向上一用力，陈小鱼就坐到了毛驴背上。陈小鱼兴奋得哇哇大叫。陈土豆把手指竖在嘴上：“嘘——小心，你一喊，毛驴就要‘尥蹶子’了！”

陈小鱼闭紧嘴巴，小脸憋得通红，一声也不敢出。

“坐直身子！”陈土豆命令她，“你现在这样子是趴毛驴，不是骑毛驴！”

陈小鱼一点一点地把身子坐直，喘气也渐渐均匀了。

过路的行人都盯着毛驴背上的陈小鱼看，还冲陈小鱼笑，陈小鱼就骄傲起来了，努力地挺直身子，还伸出一只手和人家打招呼：“你好！”

陈土豆说：“陈小鱼，你认识人家吗？”

“人家可都认识我呢！”陈小鱼说，“你没看到他们都冲我笑吗？”

到了镇上，车多了起来，人也多了起来。陈土豆牵着毛驴靠着路边走，可还是有很多人围过来，好奇地盯着他们看——已经很少有人骑毛驴赶集了。

陈小鱼在驴背上坐得高，看得也比陈土豆远：“哥，你看那边！哥，你再看那边！”陈土豆认真地牵着毛驴，不住地答应：“好，好！”

到了集市，陈土豆先买了一串铃铛，挂在了毛驴脖子上。毛驴往前一走，铃铛就叮当叮当地响，人们就给它让出了一条路。坐在驴背上的陈小鱼也就更神气了。

越往集市里面走，花花绿绿的衣服越多。陈小鱼在驴背上看花了眼，要下来走一会儿。陈土豆一伸胳膊把她抱下来。她就看看这条裙子，再试试那件衣服，眼睛又去看另外一条裤子。陈土豆也不埋怨，任她挑个够。

从集市这一头选过去，又从另一头看回来，陈小鱼还是选中了最开始试的花格裙子，抬头看陈土豆：“哥，够了吧？”陈土豆笑了，咬咬牙拿出自己攒的钱，又给陈小鱼买了一件

水粉色的T恤——屯子里的张春妮就喜欢穿这样的T恤，陈土豆觉得穿在妹妹身上也能好看。然后，陈土豆又选了个草绿色的书包，帮陈小鱼背在身上，陈小鱼顿时就变得水灵了。

“妹妹，咱们回家！”陈土豆把陈小鱼往毛驴背上一抱，牵着毛驴往家走。

毛驴是奔家的。回去的路上，陈土豆几乎跟着毛驴小跑。陈小鱼心疼了，说：“哥，我想让你也骑到驴背上来！”

陈土豆笑了，说：“我可心疼毛驴呢！”

陈小鱼说：“那我下去牵毛驴，哥你来骑一会儿！”说着一骗腿儿，想从驴背上跳下来，却扑通一声摔到了地上。

陈土豆吓了一跳，松开毛驴奔过去扶陈小鱼。

陈小鱼张着嘴巴，愣愣地说：“哥，毛驴跑了！”

陈土豆回头看：毛驴真的丢下他们俩，撒腿往前跑去了。

陈土豆回过身，继续拍打陈小鱼身上的尘土，让她活动一下，看摔坏了没有。陈小鱼一边活动胳膊腿，一边盯着跑远的毛驴，“哥，我没事，就怕毛驴跑丢了！”

陈土豆擦擦脸上的汗，说：“你没事就好，毛驴跑不丢，它是摔着了，自己害怕了。”说完，陈土豆牵着陈小鱼的手，继续往前走。

哥俩回到家，看到毛驴真的在院子里吃草。

陈小鱼奔过去，冲它大喊：“臭毛驴，你真认得回家的路呀？你怎么忍心丢下我们不管呀，你这头臭毛驴——把我的屁股都摔疼啦！”

毛驴抬头看看陈小鱼，又看看跟在后面的陈土豆，长脸上的表情羞涩而不安。它讨好地摇摇脖子，让那串新铃铛叮当作响。

4

转眼就深秋了。陈小鱼上学两个月了。

这天，她放学回来拿一幅画给陈土豆看：一棵大树，两间房子，房子两边各有一个烟囱，每个烟囱都在冒烟，那烟

朝着两个方向冒，冒得很高很远，画的下面用拼音写着“jia”。

陈土豆笑着问：“这是你画的‘家’？”

“嗯！”陈小鱼点头，“可老师说画得有错误，让我自己琢磨一下。”

“你知道是什么错误吗？”

陈小鱼摇头：“不知道。”

“为什么画两个烟囱呢？”

“我想让咱们家多个烟囱，让那烟飘得好高好远，我每天放学都能看到，很多人也都能看到，爸爸妈妈也能看到。”

陈土豆盯着陈小鱼的画不笑了，他本来想告诉陈小鱼：“两个烟囱冒出的烟也要朝着一个方向，这是关于‘风向’的常识。”但他想了想，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了。他就让陈小鱼去外面玩一会儿，自己坐屋里想怎么才能弄到更多的柴火，让烟囱冒出更多的烟，让家里充满温暖。

天说短就短了。刚吃完晚饭，天就黑了。陈小鱼写完作业，还要跑出去玩。陈土豆不让，吓唬她说外面有熊瞎子，专门

抓小孩。陈小鱼笑了，说：“哥，你别骗我了，都用熊瞎子吓我一百回啦，是不是我一出去，你自己就不敢在家啊？”

陈土豆赶忙点头：“是啊是啊，我最怕熊瞎子！”

陈小鱼把玩具熊抱在怀里，说：“我就不怕熊瞎子！我来陪你，不怕了吧？”

陈土豆说：“嗯，不怕了，一点儿都不怕了。”

“那你给我讲故事！”陈小鱼说，“要不我就出去玩，让你自己在家里，吓死你！”

“好，好，”陈土豆说，“讲故事……”

“要讲新故事！”陈小鱼说，“以前讲过的都不要讲！”

“好，好，讲新故事……”

陈土豆正琢磨着新故事，一个人推门走进屋里来了，陈小鱼吓得躲到了陈土豆的身后。

原来是屯子里的三愣爷。“天都凉了，来看看你们兄妹俩的屋里冷不。”三愣爷高门大嗓，进门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到炕上摸摸，“哟，这样凉着可不行，明天快去我家柴火

垛拉点儿柴火，每天多烧点儿！”陈土豆听三愣爷这样说，搓着手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正为柴火的事犯愁呢！三愣爷拍拍陈土豆的肩膀，笑笑，转身往出走。陈土豆要去送三愣爷，陈小鱼却一下拉住他：“哥，我现在怕熊瞎子了。”

第二天，陈土豆套了驴车，要去南山坡三愣爷家的柴火垛拉点儿玉米秸。秋收开始后，屯子里就不让存放太多的柴火，怕失火，所以各家的柴火垛都放在南山坡。

陈小鱼追出来说：“哥，我也想去，我只骑过毛驴，还没坐过驴车呢！”

陈土豆想了想，就让陈小鱼上了驴车。

陈小鱼坐在驴车上，很兴奋，四处看着，仿佛什么都是新鲜的。

陈土豆牵着毛驴走，尽量让驴车平稳些。一遇到坑坑洼洼的地方，驴车一颠簸，陈小鱼就像被挠了痒痒似的笑一阵。

陈土豆在南山坡装好了玉米秸，又用绳子捆好。陈小鱼一直站在驴车后边看。

陈土豆说：“妹妹，这车装得太高了，回去的时候你就不要坐了，跟在后面走吧！”

陈小鱼抿着小嘴不回答。等驴车刚一牵动，她就奔到车后，拉住捆柴火的绳子，使劲儿往车上爬。

陈土豆回头发现时，陈小鱼已经爬到了车上，双手紧紧地握住绳子，抿嘴笑着，一副坚决不肯下来的样子。

陈土豆摇摇头，对陈小鱼说：“妹妹，你要小心点儿，拉住绳子别松手！”

“哥，你就放心吧，我摔不着，就是有点儿冷。”陈小鱼大声说。

驴车上招风，这时节的风一吹，真刺骨呢！陈土豆忙把自己的夹克衫脱下来，甩给车上的陈小鱼。陈小鱼把自己罩在夹克衫里，她突然摸到了衣兜里的打火机，那是陈土豆每天做饭用的。陈小鱼笑了，轻轻一按，打火机着了，一松手，打火机灭了，再轻轻一按，打火机又着了……

陈土豆在前面小心地牵着毛驴，不敢有一点儿大意，他



不停地提醒陈小鱼：“妹妹，握住绳子，坐稳……”

刚到屯子口，车上的陈小鱼突然掀开夹克衫，大叫：“哥，着火了！”

陈土豆一惊，拉住驴车，回头一看，车上冒着烟，火苗已经蹿起来了。他一下跳到车上，一只胳膊抱住陈小鱼，一下子滑到了地上。

拉车的毛驴也感到了情况不妙，它仰起脖子大叫一声，撒腿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冲后面的柴火车“尥蹶子”。

陈小鱼吓得哇哇大哭：“哥，我不是要点火，我就想暖和一下……火……火车！”

陈土豆从地上捡起夹克衫，给陈小鱼披上：“妹妹，听话，站着别动，哥去追咱们的‘火车’！”

毛驴越跑越快，驴车上的火借着风势，越来越猛。

陈土豆甩开两条腿，在后面发疯似的追赶。

屯子里的人都跑出来，拿着棍棒或铁锨，帮着拦驴车。

毛驴带着一车的火焰，狂乱地往前跑。

陈土豆在后面喊：“快……把毛驴……截到屯头水塘里去！”

这话提醒了大家，人们举着工具再次堵截毛驴——毛驴也像听懂了陈土豆的话，配合着大家一下钻到了屯头的水塘里。

天已经冷了，水塘上结了一层薄冰，驴车把薄冰砸了一个大窟窿；火熄灭了，水面上的玉米秸冒着青烟；毛驴在冰水中仰着长脸，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陈土豆满身大汗地跑过来，一屁股坐在水塘边，用手指指毛驴说：“臭毛驴，你……你要挺住，我去找人救你……”

三愣爷把四轮车的车头开过来，用钢丝绳拴住驴车的车尾，然后自己坐上驾驶座，突突突地往前开，终于把驴车和毛驴从水塘里拖了出来。

陈土豆过去抱住毛驴的脖子，摸摸它湿漉漉的长脸，说：“臭毛驴，你是好样的！我们还要再回去——接陈小鱼！”

夜里下了雪。墙角那一丛从小榆树盖上了雪被子，院里的老榆树的枝杈上也盖上了积雪，像是穿了一件新棉袄。

吃完早饭，陈土豆扫了院子，看到路旁一群孩子在堆雪人。他走过去，看到陈小鱼也在里面玩，就不去理她继续往前走。这两天刚放了寒假，陈小鱼都要玩疯了，陈土豆打算过几天再好好管她做作业。

“哥，哥！你要去干吗呀？”陈小鱼从后面追上来，脚下一滑，摔了个大跟头。

陈土豆过去把她拎起来，说：“你快去玩吧，哥要去北山沟一趟。”

“去北山沟干吗？”

“我去看看咱家的树！”前些年，陈土豆的爸爸在北山沟开荒种了一片树。

“看树？”陈小鱼很好奇，“好看吗？”

“看看它们站在雪里是什么样子，”陈土豆说，“看看有没有被冻哭的！”

“我也去！”

“远着呢！”陈土豆说，“地上的雪这么厚，我可不能背你！”

“才不用你背！”陈小鱼说，“我自己能走！”

陈小鱼就跟在陈土豆身后，踩着陈土豆的脚窝走。可陈土豆的步子大，陈小鱼不停地在后面叫：“哥，我都跟不上你了！哥，还要走多远啊？”

陈土豆放慢了脚步，边走边说：“我这回可要讲个好听的新故事了，走得慢可就听不到了——从前，有个外国女孩叫长袜子皮皮，爸爸是个船长，她力大无比，能把欺负她的男孩都挂到树上，还能把警察和鲨鱼都抛到远处……”

“哥，你慢点儿讲，大声点儿！哥，你看我都跟上你了，也不摔跟头了！”

“好——这长袜子皮皮啊，还养了一匹马，就养在她家

的前廊里。她下午要在前廊里喝咖啡，就把马举起来送到院子里去……”

“哇——” 陈小鱼在身后一声惊呼。

陈土豆停下来，回头看陈小鱼。

陈小鱼说：“哥，我今天回去以后也要练！”

“练什么？”

“练习举马啊！”

“咱们家没有马！”

“咱们家有毛驴！”

陈土豆吓了一跳，瞪着眼睛看陈小鱼。

陈小鱼哈哈大笑，说：“哥，逗你玩呢，我才舍不得举咱家的毛驴！”

两天后，陈土豆又要去北山沟，不过这回他背了锯子和斧头，还牵了毛驴。刚走出院子，陈小鱼又跑过来，看着陈土豆手里的工具喊：“哥，你要给我做爬犁吗？”陈小鱼都央求陈土豆好几回了，要他做个爬犁。可现在陈土豆的心思

没在爬犁上，就随口说：“好好好，你等着吧！”

可陈小鱼却不想等了，非要和陈土豆一起去。

陈土豆举了举手里的锯子和斧头，说：“我要先去放倒一棵树，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要是把你砸在雪里，得等春天雪化了你才能爬出来！”

陈小鱼愣了一下，但没被吓住，激动地叫嚷起来：“哇，哥，你真要去锯一棵树呀？是不是要做一个像树那么大的爬犁？”陈小鱼一边说，一边伸着胳膊比画。

陈土豆一下被陈小鱼的样子逗乐了，于是他决定带上妹妹陈小鱼。

下午，他们从北山沟用毛驴拖回一棵树，那是一棵夹在众多大树中间的小树，无法长成大材了，却是一棵做灯笼杆的好材料。

小年到了。天空飘着小雪，屯子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炊烟夹杂着鞭炮的余烟，在半空飘浮。

陈土豆没有惊动妈妈，而是早早叫醒了陈小鱼。他们来

到院子里，在毛驴的铃铛上拴了几条彩绸，然后把灯笼杆立了起来。灯笼杆顶端是一丛花树，那上面的彩纸都是陈小鱼昨天粘上去的。

陈土豆回屋拎出大红灯笼，陈小鱼跑过去帮忙，她故意装出吃力的样子护着灯笼，一直来到灯笼杆下。灯笼绳早就拴好了，陈土豆把绳子的一端系到灯笼上，然后拉动绳子的另一端——大红灯笼缓缓升起。

屯子里的孩子们都跑过来看了。天上的雪花围着红灯笼起舞。

陈小鱼靠到陈土豆身边，自豪地说：“哥，咱们家的灯笼杆真高！”

陈土豆点点头，抬头看着远方说：“嗯，所有人都能看到它！”

周围的鞭炮声、孩子们的笑闹声混在一起，毛驴摇响脖子上的铃铛，也加入了欢笑的行列。

春天从不远处，一点点地走来。

麦子，
麦子





小学毕业了，初中还没开学，中间隔着一个可以轻松一下的暑假。

那天，我的朋友洋钉问我：“哎，我说谢铁杆，你想好了没有，咱们这个暑假究竟应该怎么过呀？”

我说：“我准备帮家里把麦子收了，再写两篇小说，再准备一下功课，然后……”

洋钉说：“哎呀，我说谢铁杆呀，这还能有‘然后’了吗？你爹也真是的，干吗要种那么多麦子呀，种点儿苞米什么的

不行吗？你看我老爸多好，今年把地全包了出去，买了汽车跑运输……”

洋钉又说：“你爹可真能算计，快赶上南方人啦——能种两茬作物呢！”

我说：“不算计怎么行呢？眼看咱们就要上初中了，然后高中、大学，那可要花大钱呢！”

洋钉说：“哟哟哟，你想得可真远哪！”

我说：“远什么啊，都迫在眉睫了！”

洋钉说：“唉，真是没劲！我本来想和你商量商量，咱俩这个暑假出去旅游一次，要不开学就到初中了——听说连星期天都要补课不休息，那还不把咱们累成老气横秋的小老头呀！唉，看来我的这些宏伟计划又要泡汤了啊！”

我说：“那你就自己去旅游嘛！”

洋钉说：“哎呀呀，你说的什么话，我自己去旅游，那能有啥意思呀！我最想的就是和你出去玩了。我老爸已经答应了，给我出人民币五百元！”

我说：“真的谢谢你了，洋钉！不过……真对不起……”

洋钉说：“唉，你就别跟我文绉绉的了——我的小作家先生，先抓紧帮你爹收麦子吧，收了麦子……唉，收了麦子还要打麦子，打了麦子还要种菜，我的天哪，看来真是没戏了！”

就在那天，我收到了一封信，是省城一家少儿刊物寄来的。我曾经在那上面发表过几篇习作。信里说，他们要在暑假期间搞一次小作家笔会，邀请我去参加。

刚读完信，我激动得不得了。可是后来，我就激动不起来了。我能去成吗？我已经答应我爹，要在假期帮家里收麦子的！再说，去一趟省城，得花多少钱哪？

我把那封信悄悄地藏了起来。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连我自己也不想再看到它！

可是晚上我躺在被窝里，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偷偷地爬起来，又把那封信找了出来。我一会儿激动，一会儿难受。我是多么想去参加这个小作家笔会呀！聆

听一下作家、编辑们的讲座，再和那些只在刊物上见过名字的小作家们聚一聚，该多么长见识、多么有意思啊！可是……可是……

我哭了，我趴在被窝里哭了。

第二天洋钉见了我，惊讶地叫道：“你怎么了，谢铁杆，是不是谁欺负你啦？”

我摇了摇头。

洋钉说：“那是怎么了？你是不是病了？你快说话呀，你到底是怎么了？你是不是非要把我急死呀！”

我哭了，把那封信拿了出来给洋钉看。

洋钉看后，笑了，说：“这不是好事吗！你咋还弄成这个样子啊？对了，这回咱们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省城旅游了吗？我和你一起去省城，一切费用都由我出，怎么样？”

我低了下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说：“麦子……我家的麦子，还等我帮着收呢！”

洋钉说：“唉，你咋分不出个轻重啊！麦子、麦子，麦

子和小作家笔会，哪个更重要？哟，对了，你是怕你爹你娘不同意，是不是？走，我跟他们说去！”

洋钉不容我分说，拉着我就来到了我家里。他一进门就举着那封信喊：“谢大叔、谢大婶，恭喜你们啦，你们的儿子铁杆出息了！”

我爹正在磨镰刀，他已经开始做收麦子的准备工作了。我看见他的面前正是三把镰刀。不用说，一定是有我一把！我爹抬起头来扫了我们一眼，继续低头磨他的镰刀。

正在喂猪的娘走了过来，说：“不是才要上中学吗？咋这会儿就出息了？”

洋钉举着那封信说：“唉，不是录取通知书！是省城的信——让你们的铁杆去参加一个作家大会呢！”

爹很敏感地抬起头，说：“那得花钱吧——多少？”

我说：“大约得……五百。”

洋钉说：“你看看，你看看，真是照我爸答应我的数目来的！不过要是咱俩去呀，我老爸还能多出！”

娘说：“五百元？那可顶得上一个半大的猪啊！”

爹说：“哼，差不多十袋子小麦！”

洋钉说：“哎呀，什么猪啊麦子的，要是我洋钉能收到这么一封信，我老爸一高兴，还不开着他的大汽车一直把我送到省城里？你家铁杆的费用我全包了！我爸都答应让我这个暑假出去玩玩了。”

娘说：“咋，洋钉你也去啊？你能玩得起，我们可玩不起。”

爹说：“哼，再说那么多的麦子呢！”

洋钉急了，说：“我不是说过了吗？钱都由我出——你们要是觉得过意不去，就算我借给谢铁杆的，以后铁杆挣了稿费再还我，怎么样？”

我说：“洋钉……”

洋钉说：“别婆婆妈妈的了，以前你铁杆也没少帮我，今年我家收入多，也不像往年了，你快去准备吧！”

爹把手里的镰刀往地上一扔，说：“好不容易盼你放个假，拍拍屁股就要走人啦？那麦子……地里那么多的麦子，可咋

整？”

娘走过来，说：“铁杆，你爹说的也在理儿，家里可就指着这些麦子供你念书啦！你读初中一年得花多少钱哪？接着不是还要考学吗？唉，咱们家现在可不比……不比洋钉家呀！”

我低了下头。爹和娘说的这些，我能不懂吗？可我……唉，就当没有这么回事吧！我奔到洋钉面前就要夺他手里的那封信。

洋钉闪着身子护着信：“干什么，干什么呀？！”他大叫着在院子里转了两个圈，突然停住了，说，“唉，一不做二不休，我干脆把好事做到底吧！谢铁杆，你放心地去省城参加小作家笔会，我在家里帮你收麦子！”

娘说：“那……那怎么行？”

爹说：“洋……洋钉……”

我跑过去，抱住洋钉，哭了起来。

洋钉说：“怎么说的，这是怎么说的？我这可全是‘为

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峥嵘岁月何惧风流！’”

我是搭了洋钉他老爸的汽车去的县城，然后再坐客车去省城的。在洋钉老爸的汽车上，那位满脸胡楂儿的男人曾笑着问我：“我们家的臭洋钉，咋就对你这么五体投地啊！这小子对他老爸我的态度，要是赶上这一半，我就知足了！”

我低下头笑。我的脚上正穿着洋钉的皮鞋。临走的时候，洋钉非要我换上他的皮鞋，还为我新打了一层鞋油呢！

洋钉说：“都是作家啦，总得好好武装武装啊！要是到了省城，人家都夸你这双皮鞋好，可别忘了说这是你的朋友洋钉的呀！”

但他马上又摇着头说，“不行不行，不能说是我洋钉的，还得说是你谢铁杆自己的，你就说你家里这样的皮鞋装了好几箱子呢！”

我说：“那我不成了卖鞋的啦！”

洋钉说：“那有什么啊，刘备当年不就是卖鞋出身嘛！不过，当然啦，他卖的是草鞋。”

在洋钉老爸的汽车上，我就开始想念我的朋友洋钉了。这些年来，我和洋钉可一直是形影不离啊！我不知道，要是到了省城，我会不会想洋钉想得哭起来。

洋钉他老爸把我送上了开往省城的客车，他摸着满脸胡楂儿问我：“钱够不够花？哪天回来，用不用我开车来接你？”

都是纯朴得让我感动的人哪！

我曾写过一组系列习作，名字都“煞有介事”地叫作《我很纯朴》——其实除了我，很纯朴的人还有很多呀！像洋钉、洋钉他爸，还有后来我在省城里见到的那位郭老——

郭老是给我寄信的那家刊物的主编，是我们这次小作家笔会活动的总负责人。我去报到的时候，就是他接待的我。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就是我久仰的郭老！他也太慈祥、太和蔼、太普通了呀！

过后知道他就是郭老时，我好半天缓不过神来。他怎么和我早就熟悉的名字“郭东哲”联系不到一块儿呀！——当然，这是后话啦，当时我还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呢！

等他帮我办完一切手续，我就颠颠地跟着他去食堂吃饭了。

他说：“已经开饭半天了，呵呵，谢铁杆，你是最后一个到的，这下二十人全都到齐了。”

说着话的时候，我们就到了食堂。果然已经开饭半天了，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人在吃；吃完饭的人有的在往外走，有的坐在那里说笑……

郭老拍了拍巴掌，说：“大家看看，谢铁杆到了！”

大家就都停下来看我。有几个人说：“哟，他就是谢铁杆呀！”——一时之间都感觉好像以前在哪儿见过似的。

这时，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走过来，向我伸出手，说：“欢迎你，谢铁杆，我叫……”

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听她好像说叫“姬晓畅”——我们班里曾经有一个女孩叫姬晓畅，我和她还曾有过美好的友情呢！好半天我才搞清楚，眼前的这个女孩其实不叫“姬晓畅”，而叫“齐小唱”！

我听见女孩齐小唱对我说：“整齐的‘齐’、大小的‘小’、

唱歌的‘唱’，齐小唱！我曾经读过你的小说，我的笔名叫齐唱。”

我说：“噢，齐唱！”

接着又有几个人过来和我打招呼。

郭老笑着说：“你们可别饱汉不知饿汉饥呀，谢铁杆可是跑了这么远的路还没吃饭哪！”大伙儿都笑了，又有几个人忙着给我找座位、找碗筷什么的。齐唱挨着我坐下了。

“皓月——”郭老叫住一个正准备往外走、戴着金边眼镜、高高瘦瘦、白白净净的大男孩。

郭老说：“皓月，你一会儿带着谢铁杆到各处转转、熟悉熟悉环境——你那屋里还有一张床吧，我安排谢铁杆和你住在一起了。”

我站了起来，很纯朴地冲着门口的大男孩笑了笑。

郭老对我说：“再介绍一下，这就是多产小作家皓月，我这次让他当你们的一个小头儿，就算是班长吧！有什么事，你也可以找皓月。”



我点了点头，心想，原来他就是皓月呀，我一直以为“皓月”是一个女孩子呢！我曾经读过皓月的不少小说，他写的那些男生女生之间的故事都蛮好看的！不过，皓月看起来比我们这些人好像要稍大一些。

郭老这时说：“我还有点儿事，你们该吃吃，该聊聊！”说完，他就笑呵呵地往外走去。走到门口，他还拍了拍皓月的肩膀，我听见他低声对皓月说：“照顾一下谢铁杆啊，一个乡下孩子，刚到咱们这里，还有些生疏。”

皓月很不情愿地把紧闭着的嘴又使劲儿地闭了闭，终于点了点头。可是等郭老一走出门，皓月就立马一脸痛苦地摇起头来。

“齐唱——”皓月冲我身边的女孩喊，“你不是早就吃完了吗？走，咱俩去溜旱冰啊！”

齐唱说：“皓月，你咋这样啊？咱们先等一下谢铁杆，然后大家一起出去玩，不好吗？”

皓月愣了一下，说：“好好好，好好好……”说着就摇

摇晃晃地向我们这边走来。我看见他从衣袋里摸出一个精致的名片盒，在我眼前摆弄了两下。我听见他问我：“你有名片吗？”

我说：“名片？我……我没有。”

皓月啪的一声把打开的名片盒关上了，他问：“你和郭东哲是什么关系？他咋这么关心你？”

他又打开了手里的名片盒。

我说：“哪个郭东哲？”

皓月说：“哼，还有哪个郭东哲？就是主编郭东哲——刚才送你来的那个人哪！”

“啊？他就是郭……郭老呀！”我说着，惊讶得差点儿被一口饭噎住。

皓月终于哈哈大笑起来。啪的一声，他又把名片盒关上了。

“你这人咋这样啊？！”齐唱在一旁瞪着皓月说，“没看见谢铁杆正在吃饭吗？你那破名片到底是给人家还是不给人家，折腾来折腾去的有意思吗？”

皓月苦笑了一下，说：“好好好，看在齐唱小姐的面子上，就舍出一张吧！不过我这回带的名片真的不多了！”说着，终于再一次打开了那个小盒，用两根手指夹出一张名片递给了我。

我迟疑了一下，放下筷子，两只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接过了那张名片。名片上印得满满的：什么著名小作家、什么协会会员、什么文学社社长……

我突然有些饱了，站起来离开了饭桌。

皓月开心地叫齐唱：“走吧，他吃完了，咱俩走吧！”

齐唱说：“还有谢铁杆呢，一起出去玩嘛！”

我说：“不了，我想去宿舍休息一下。”

皓月说：“那好啊，那边的三楼 301，不用我们送你上去吧？”

我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能找到，你把钥匙给我一把就行！”

我们一起走出了食堂。在食堂门口，皓月给我钥匙的时候，

还犹豫了一下，他说：“那屋里可有我的一些东西……”

我看见齐唱在旁边拉了他一把。皓月的脸上马上堆起一丝笑容，他说：“那就麻烦谢铁杆先生，帮我照看一下那些东西啦！”然后，他拉过齐唱，笑嘻嘻地走了。他走了很远，还几次回头看我，并且扬起脖子，夸张地笑。

我突然感觉有些累了，想躺下去睡一觉，这两天我一直都没睡好。

可是我躺到宿舍那柔软的沙发床上的时候，却怎么也睡不着。我开始想家，开始想我的朋友洋钉，又开始惦念我家的麦子……后来，我稀里糊涂地睡着了，我梦见我和洋钉正在家里的麦秸垛上疯玩儿。

等我醒来时，看见皓月已经回来了，他正在清点他的东西。我坐起来问：“怎……怎么了，东西没丢吧？”

皓月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了，说：“还好还好。”

第二天召开了一个典礼性的会议，还请了几个名作家，其中有一位作家的作品还被选入了我们的小学课本呢！我很

激动。后来，我还跟着几个人过去请作家签名。我想，要是洋钉在这里就好了，他肯定比我还激动！那我就代表洋钉，多请两个作家签名吧！

后来，又有几个人去和作家们照相。原来有好多人都带了相机来的。我当然不可能带相机了，也不好意思去劳烦人家。我就站在一旁看。郭老后来发现了我，他说：“谢铁杆怎么不照啊？来，让谢铁杆也和作家们照两张！”郭老就真的让一个拿相机的小作者给我和作家们合了两张影。可我忘了和郭老照了，后来想起来这事，我还一直很后悔呢！

就在大家忙着让作家们签名、和作家们照相的时候，皓月一直站在一边，抱着肩膀看着。我听见他说：“哼，跟追星族差不多啦！这几个作家有什么啊，我早就熟了……”可是后来，他却抱了一摞书，毕恭毕敬地挨个作家送，嘴里还不住地说：“请指正！请批评！”

原来是皓月刚出版了一本小说集《青春的旋律》。

怪不得我们来的这些小作者当中，很多人手里都有一本

《青春的旋律》！说心里话，我觉得皓月的小说写得还是蛮好的。可我还是想起了皓月给我名片时的情景，我终究没能张口。当时我又想，或许过后皓月想起来了会送我一本，那么多人他都送了，还差我这一本吗？

但是接连过了两天，皓月也没有送书给我。我心里有点儿难受，很想看一看那本《青春的旋律》，但又不好意思去别人那里借——人家会说：“怎么，皓月没送书给你呀？你俩住在一个房间，他不会忘记吧？”——要是真这样的话，那我得多难堪哪！

可是后来我又这样想：唉，不送就不送吧，我也就先不看了，皓月或许也有他的难处。我听说现在出一本书也很不容易，弄不好作者自己还要赔些钱进去的。再说一本书十几块钱，送你一本送他一本、不差你一个不差他一个，那无形中就要送出去多少钱哪！何况，连乡下人都讲究一个礼尚往来，人家又送名片又送书给你，你拿什么给人家呢？也许皓月已经把书送光了呢，人家现在手里没了书，还拿什么送

你呢？

这样一想，我心里也就平衡些了。但我也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好好写作，争取以后也写出一两本书来，要不能对得起谁啊？能对得起我的爹和娘吗？能对得起我的朋友洋钉吗？能对得起我家的麦子吗？

可是那天，我看见皓月的密码箱子里还装着半箱子《青春的旋律》！是皓月在開箱子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的。我马上笑着说：“皓月，能把你的《青春的旋律》送给我一本吗？我真的很喜欢。”

皓月说：“对不起，我剩下的这几本是准备送人的。以后……以后再说吧！”

我有点儿生气，心想：送人！送给什么人呢？以后？以后真的送不出去了，往家拎又嫌重的时候才肯送我吗？也不知是怎么搞的，我一着急却这样说了：“那……那我买一本还不行吗？”

“买一本？”皓月说，“你是不是寒碜我呀？要买书，

去书店啊，有的是！”

我说：“皓月，你——”

皓月说：“哼，土老帽！”他啪的一声关了箱子，又哐的一声摔门而去。

这下我可真的有些生气了。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一个城里人就可以随便侮辱我们乡下人吗？看你那纸糊的体格吧，哼！”我对着被皓月摔上的门说。

但我躺在柔软的沙发床上，怎么也想不明白：城里人皓月对我的“仇恨”，究竟从何而起呢？是因为那天郭老安排我和他住一个房间（后来我才知道，别的小作家都是四五个人住一个房间的），抹杀了他的优越性吗？或者是因为那个叫齐唱的女孩和我说了几句话，多和我接触了几回吗？

我知道，皓月和齐唱的关系有点儿不一般。我虽然很纯朴、土老帽，但这一点我还是能看出来的。

记得昨天，我从外面回来，推开宿舍的门，发现皓月和

齐唱正坐在里面有说有笑的。我有点儿为难，不知道是该进去呢，还是不该进去，但我还是进去了。我想我要是打开了门又马上退出来，不就表明我看出他们之间有点儿什么了吗？再说，这也是我的宿舍呀，我干吗理不直、气不壮呢？

但我一进去就发现皓月的脸色很不好看。我装作没看出来。我想，我最多在屋里装作若无其事地转上两圈就要出去的，可是齐唱看我进来，倒好像没什么似的，还很有兴趣地要和我谈谈我的某篇小说。我觉得很尴尬。我的脑门儿上全是汗，说：“我……屋里实在太热了，我还是到外面凉快凉快，凉快凉快……”我就逃了出去。

可这就能构成皓月对我的“仇恨”吗？难道纯朴的乡下人生来就是供城里人“仇恨”的吗？我想不明白，我越想越糊涂了。

可是过了不到两天，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女孩齐唱和著名小作家皓月之间闹了别扭。齐唱不理皓月，又故意气皓月。可没想到，这事又把纯朴的我给牵扯进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

笔会这几天的内容主要是：上午听听编辑和作家的讲课，下午大家讨论、交流，或者写写稿子、改改稿子什么的。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

本来我的情绪也是很高涨的。可是那天不论是听课还是讨论，女孩齐唱都非要和我挤坐在一起，后来甚至在去食堂的路上还要和我并排走，吃饭时非要紧挨着我坐。这还不算，她那天又几次跑到我们宿舍，不是找我借把剪刀，就是借个笔记，每次都不是来找皓月的，但每次都是恰好皓月也在房间里。

我觉得万分不自在。我觉得他们这样太没意思，他们非要把我夹在中间也实在是不合适。

我很生气，但我又实在不知道这气该往哪儿撒。这样一来，我的心境也被搞乱了。接下来的那两天下午的自由写作时间，我根本写不出东西来。看别的小作家都在认真地写、认真地改，我很着急，可一着急，我就更写不出东西来了。我在摊开的

稿纸上落下笔，又落下笔……可写的全是一个词：麦子。

我想我家的麦子，想我的朋友洋钉，想我的爹和娘了。

我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而此时此刻洋钉和我爹我娘一定是在日头下紧张地收割麦子呢！我觉得洋钉真是太“无辜”了，他在自己家里都没干过那种活，没受过那份罪呀！而我爹我娘呢，又种麦子又养猪，累死累活的不也全是为了我吗？明年我若上了中学，那猪啊麦子啊送到哪里去？还不是全让他们的儿子谢铁杆带到了学校里！

其实我爹和我娘都是盼着我有出息的——就连这次我来省城参加这个笔会，他们心里其实也一定挺欢喜的。我想，他们在麦地里一边干活，也许还会一边喊着告诉别人：“我家铁杆去省城啦！我家铁杆去参加作家大会啦！”

可他们也确实有他们的苦衷，要不谁有胭脂还不会往脸上擦，谁有钱还不会往明处花呀？

我不禁又想起前几年，我在我们县城的那份小报纸上第一次发表文章时的情景。我爹乐得就差挨家挨户地去宣传了，

后来他干脆就把那张报纸揣在衣兜里，逢人就掏出来给人家看，还不住地指点着告诉人家：“看，这就是我家铁杆写的，这真是我家铁杆写的！”其实报纸上的字，他总共也认不出几个！

还有我娘，本来这几年就爱放个录音机、听个二人转什么的。可自打我常常写稿子以后，她听录音机的时间都少了，偶尔听一回也都是放到很小的音量，我几次都是见她把耳朵贴到录音机上去听。

是啊，一看我坐到家里要写点儿什么了，我爹和我娘说话的声音就变小了许多。有一回放假在家，好像是一个雪天，我娘坐在炕上为我织毛衣，我爹坐在炕沿儿上抽烟。两个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家常。其实要不是雪天，两个人是很难坐到炕上的，外面总有忙不完的活儿呀！两个人聊着聊着，我就听见爹说：“咱俩说话小点儿声吧，没看见铁杆正在写啥呢吗？”娘说：“这写啥就不像我织毛衣，你看我边织还能边说话。”他们说话的声音就真的变小了。后来，爹又说

了一句什么，娘说：“别说话，没看我正查织了多少针吗？你看你这一说话，我还得重查。”爹笑了，说：“这回懂了吧，这铁杆写东西就跟你查针似的，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乱了套了。”两人就又控制着音量，还用手捂着嘴笑了两声。

我爹和我娘本来就是大嗓门，硬要他们压低声音说话，不是太难为他们了吗？——想着想着，我就觉得鼻子有些发酸了。后来，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落到了我面前那些摊开的稿纸上——麦子、麦子、麦子、麦子……

那天下午，我逛了一次街。

可满大街都是人，还有车，我想躲都躲不过来。还是我们的小山村好啊！那里有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和金黄的麦垛，那里有我的亲人、我的朋友和纯朴的乡情……如果我是纯朴的麦子的话，那里才是我的根哪！

我去书店转了转，可我一本书也没买。我很想买几本书的，可一看那高昂的书价，我就没舍得买。后来在书架上，我还真的看到了皓月的那本《青春的旋律》。我只是抽出来看了

一眼，就又放了回去。可我刚走出书店，就后悔了：不如把那本《青春的旋律》买下来，在这里不看，回去看看也好啊！我犹豫了一下，但终究没有再回去买。

在回来的路上，我在街角的一个小摊旁停住了。那里正出售一种写有人名的小石头，不过每个小石头上分别写着一个字：波、梅、娟、亮……我想起了洋钉。我想买一个写着“钉”字的小石头——可是没有，只有写着“丁”字的。我把那颗小石头拿在手里看了半天，总觉得不是那么亲切。我问摊主有没有洋钉的“钉”字，摊主抬头瞟了我一眼，说：“有——但要现写，还得再加五元钱。”我想都没想，说：“好，你写吧，我等着。”

后来，当我一把接过那个写着“钉”字的小石头时，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洋钉啊洋钉，我的臭洋钉！”我在心里说，“我可真是想死你啦！”

我就是一直攥着那个写着“钉”字的小石头走回宿舍的。

皓月正躺在床上睡觉。我轻轻地脱了鞋——那正是洋钉

的皮鞋呀！我把它们整齐地摆在了我的床下。

我刚躺到床上，外面走廊里就传来了一个女孩的说笑声。
皓月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他以为是齐唱来了。

但我听那个声音一定不是齐唱的。

后来女孩的说笑声消失了，外面什么动静也没有了，可皓月还在可怜兮兮地支着耳朵听。

我说：“躺下吧，皓月！不是……不是齐唱……”我被我自己的话吓了一跳。

果然，皓月警觉地冲我瞪大了眼睛，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就知道不是齐唱？”

我翻过身去，没再理会他。

我听见皓月慌忙光脚下地找自己的鞋，但好像一着急没找着。我又听见他奔过来，趿拉上我刚脱下的皮鞋往门那里跑去。

我翻身起来，叫道：“哎，我的鞋——”

皓月已经趿拉着我的皮鞋跑到门外去了。他也许以为齐

唱会在门外的某个地方，正跟他玩捉迷藏吧！

我光着脚跑到门外喊：“我的皮鞋——别趿拉我的皮鞋！”

皓月终于停住了。他低头看了一眼脚下的皮鞋，又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哼，什么破鞋呀，扔在大街上都没有人要，还当宝贝呢，我真怕脏了我的脚！”说着他突然转过身，抬起脚啪啪两下，把两只皮鞋甩到了我的面前。

我说：“你——哎呀，那是洋钉的——”

皓月说：“什么，你的臭鞋里还有洋钉？我说咋这么扎脚呢，你可真够阴险的！”

我气得浑身直哆嗦，我的两只拳头攥得紧紧的，就要举起来了。

这时，我们这层楼里所有的门几乎都打开了，302、303、304……这次来参加笔会的所有小作家差不多都站到走廊里了，男的女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

有人问：“怎么了，怎么了，什么皮鞋、洋钉的？”

皓月指着我的鼻子说：“他……他要用洋钉……扎我的

脚！他……他还要打人！”

“扎脚？打人？”我说，“哼，你不配！”

我拎起地上的那两只鞋，转身回了屋，哐的一声关上了门。

后来，皓月蹑手蹑脚地推门进来，找到了他床下的鞋。我听见他走到门外才把鞋穿上。没有大家围着，他还是挺心虚的，哼！

我躺在床上，心里很难受。这事是不是该去告诉郭老一声，是不是该让郭老给我调换一下房间？

可我又一想，唉，算了吧，人家郭老本来已经好心好意地照顾了我，咋好意思再因为这点儿小事去麻烦人家呢？再说，郭老多忙啊，可人家还总关心我，今天上午不是还关切地问我：“怎么样啊？谢铁杆，习惯不习惯啊？”我当时不住地点头说：“习惯，习惯……”现在我还能再去找人家说不习惯吗？唉，算了，总共也就十几天的时间，不是已经过去一半了吗？

后来，我又摸到了兜里的那个小石头——那个写着“钉”

字的小石头。这一下，我终于忍不住了。我一把拉过被子，把自己蒙上，哭了起来。

我哭着哭着，就想到了一个词：麦子！

我呼的一下坐了起来，“我要回家！”我说。

可是，我能够回家吗？我应该回家吗？

我又一下子躺到床上，用被子把自己蒙了起来……

我连晚饭也没去食堂吃。后来齐唱他们来叫我，说大家都在楼下草坪那里聊天呢！我一想，总闷在屋里也不太好，就随他们下了楼。

果然，大家都在草坪那里坐着呢！不过皓月没在。我走了过去，坐在一边听他们聊天。

后来，有人指着大门口说：“那是谁呀？”

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好像是喝醉了酒。

原来是皓月！

大家都不再说笑了，抬头看着皓月走过来。可是谁也没去和他打招呼，也没人站起来搀扶他。我把头低了下去，也

不想去理他。

可是皓月走了过来，弯着腰挨个儿地看我们，看到我这里就停住了。我闻到了一股酒气。我听见皓月说：“谢……谢铁杆，你……你扶我上楼！”我觉得他说话的时候，连舌头都放不到嘴里去了，就像烈日下的狗似的。我有点儿恶心。我低着头没作声，但我的心里这样想：是不是真的该把皓月扶到楼上宿舍里休息一下呢？

这时已经有几个人站了起来，对皓月说：“皓月，你喝酒了？我们扶你上去吧！”

皓月说：“不用，不……不用！我就……就要谢……谢铁杆先生扶我上楼！我看他干这个活，挺……挺合适……”

我腾的一下站了起来。

皓月说：“你……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我……我就先坐一会儿吧！”说着扑通一声坐到了草坪上。

我扭头就走。有几个人也跟着我往回走。

皓月一下子从地上站了起来。他几步就追上了我，站到

了我的前面，双手拦住我说：“谢铁杆，我问你，你叫铁杆是什么意思？我在电影里可听说过‘铁杆汉奸’，那是不是就指的你呀？”

皓月说话怎么突然流利起来了，舌头也放回嘴里去了呢？
噢，这小子可能是喝了几口酒，但绝对没醉！

我暗暗地把拳头攥紧了。

皓月看我没出声，就又得寸进尺起来。他说：“谢铁杆，你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你为什么偷我的书？我箱子里的《青春的旋律》为什么一天丢一本？”

我终于忍无可忍，一把揪住皓月，照着他那干瘪的肚子一拳打了下去……

其实我攥紧拳头的时候就在考虑要揍他的地方了。我原本是要照着他的眼睛、鼻子或者嘴打下去的，但我终究还是觉得这样不好。

我是第一次打人。我这才知道了打人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不打则已，越打越来气，越打越来劲儿……



皓月在我的拳头下终于告饶了。他说：“谢铁杆呀谢铁杆，别……别打了……你没偷我的书，别……都是我瞎说的呀……我是跟你闹着玩的呀……哎哟……”

可我的气好像还没消，我又把拳头举了起来，但我突然发觉有点儿不太对劲。

在我拳打皓月的过程中，我周围那些人根本没有一个真正上前来拉开我的。他们只挥着两手在旁边喊：“别打了！别打了！”可是在我听来，怎么像是在喊：“快打呀！快打呀！”

我终于有些警醒了：我不能再打了！

事后我想，那天若真的有两个人出来拉我，我说不准还会不依不饶地打下去呢，那后果可能就真的不堪设想了。看来，无论是打架还是拉架，这里面都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呢！

不过，事后很久，我还是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当时大家都不上来拉我呢？是看出了我很纯朴，不会把人打坏呢，还是都觉得皓月确实应该挨几拳？但不管怎么说，也应该上前拉开我啊！

我毕竟是真的打人啦！我浑身是汗。

我不知道打过人以后是不是都会打出一身汗来。总之，我打皓月的时候，是出了一身汗的。

现在不得不惊动郭老了，尽管我打完了皓月，就下定了第二天一早就回家的决心。

我低着头站在郭老面前的时候，我的汗还在呼呼地往外冒着。

郭老看着我，半天没作声。我偷眼看了他一下：他好像还是那么慈祥，不过还是显得有些生气。能不生气吗？我的头更低了，心里很不好受。

后来，我听见郭老说：“事情我都知道了，刚才齐唱她们已经向我汇报了一些情况——很多事情我也是才知道啊！”

我又听见郭老说：“皓月比较娇气，毛病也不少，是该教训教训他了！但不管怎么样，你打人是错误的——刚才我带他出去检查了一下，好在没什么大碍，看来你打得还挺有分寸啊！”

郭老好像是笑了一下，但我仍然不敢抬起头。我又听见他说：“看来很多事情，我们都应该吸取一下教训……我呢，本想让你和皓月住在一起，一是对你有个很好的照顾——咱们这次来的二十人，就你一个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再者，说心里话，我也是想通过你影响一下皓月——他的娇气我也是知道一点儿的。但无论如何，对你还是皓月，我原本都是打心眼儿里喜欢的呀！可哪承想……哪承想……”郭老接着说，“看来，这事我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啊！”

我说：“不，郭老！我对不起您，我给您惹了麻烦——是我打了人，我……我……”

郭老说：“不，谢铁杆，你不是写过一组系列小说《我很纯朴》吗？我曾经看过两篇——通过这些事情来看，你确实是蛮纯朴的嘛！”

我说：“可是……可是，我打了人……”

郭老笑了，说：“打了人就不纯朴了吗？纯朴当然是一种美德，但我们不能固守着传统观念里的纯朴——有些时候，

你的纯朴，还可能成为别人利用和欺负你的理由！所以，很多时候，更需要你挺起铁的腰杆，不卑不亢，用正直和正义去维护我们的纯朴啊！懂了吗？”

我把头抬了起来，激动地冲着郭老点了两下。

郭老笑了。接着，郭老又告诉我，他也曾是一个农村孩子。他问我：“你看我是不是也很纯朴呀？”

我笑了一下，点了点头。然后我又把家里正在如何收麦子的情况向郭老讲了。“郭老，我……我想明天就回家。”我鼓起勇气说，“我……我想家里的麦子！”

本来郭老是微笑着坐在那里听我讲话的，可他听了我的话，就站了起来。

我的心咚咚直跳。

我听见郭老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看来你这次能来参加小作家笔会确实是很不容易，乡下的生活我还是了解一些的，好在……好在咱们这次笔会活动的主要内容都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下一步也就是准备组织一下旅游、搞点儿联

欢什么的——这对你来说，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我知道，郭老已经允许我明天回家了，可我一点儿也没有激动。我倒是突然有些舍不得离开郭老了，我说：“郭老……郭老……”

郭老找出几本厚厚的稿纸，放到我的手上，说：“回去好好写！以后如果有什么信息和材料，我会及时寄给你的。”

我向着郭老深深地鞠了一躬。我看见自己的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到了地上……

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楼下有知了在树上叫着，明晃晃的月光照进了屋里。我想，要是在家里，这样的月夜是能闻到扑鼻的麦香的。可是在这里，我什么也闻不到。唉，这也就难怪我写不出东西来了！

后来，我又把那块写着“钉”字的小石头攥在手里，我的眼泪又要流出来了。说来也怪，要是不说回家，不论怎么样，我都能坚持住下去；可这回家的念头一旦形成，我恨不能马上就飞回家里！

屋里的另一张床空着，皓月还没回来。刚才在郭老那里，他说还要找皓月谈谈，并希望我俩今晚也能好好地谈一谈。可我不知道，郭老找皓月会谈些什么，会把皓月训哭吗？如果皓月回来了，我该怎么和他谈——我是该问他“疼不疼”或者说声“对不起”吗？

我一觉醒来的时候，月亮已经快要落下去了，不过天还没亮。我借着依稀的月光向屋里的另一张床看去——皓月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他躺在那里，正用手摸着脸。我有点儿疑惑，我记得我打的是他的肚子呀，他怎么不摸肚子而摸脸呢？

皓月好像是发觉我醒来了，他摸脸的手停了下来，可他随即就轻轻地打起了呼噜。这些天和皓月住在一个屋里，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睡觉时打呼噜。我知道，皓月可能一时还不想理我。我想他要是想理我，那我还和不和他谈呢？即使谈了会不会也没有效果呢？

我就静静地躺在床上不动。后来，我又不知不觉地睡着

了……

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太阳已经升得老高。我慌忙地从床上爬起来。我知道城里人在这时候起床，是根本不算晚的。可这要在我乡下的家里，我爹我娘还有洋钉，也许早就在麦地里干上一晌儿了！回家，我要回家！我忙乱地用湿毛巾擦了一把脸，麻利地背起了我的行囊……

这时，我又看到了屋里的另一张床。

床上那个曾被我打了几拳的人，正在熟睡。我从他那四仰八叉的姿势看得出，他这回是真的睡得很熟。我知道，他要是躺在那里没睡的话，就会很讲究睡姿的——城里人好像连睡觉都不像我们乡下人那么随便！

我站在皓月的床前迟疑了一下，但我终究还是没有勇气去叫醒他。

唉，今天就先不打扰他了，也许以后还有机会跟他谈！我这样想着——再说我回去后也可以写信给他的，他不是送了名片给我吗，那上面有他的地址，有很多话当面不好谈，

也许在信里就能谈得很好呢！

“对不起，皓月，再见吧！”我在心里说了这一句，就一步跨出了宿舍的门。我要赶在大家都还没起床的时候悄悄地离开，我不想惊动任何人。

可我没想到，齐唱他们一帮人正在楼下等着送我呢！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今天要走呢？一定是从郭老那里听说的！我一阵感动。可是我一感动，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事后我想，其实那种时候，也根本用不着说什么的，是吧？

齐唱他们给我买了一大包吃喝的东西，香肠、面包、易拉罐，等等。那些东西恐怕就是有五个谢铁杆也吃不完的。一帮人一直把我送到了大街的公共汽车上，我挥手和大家告别。车开动的时候，我的眼泪还是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在省城开往乡下的客车上，我在行囊里发现了一本书，名字叫《青春的旋律》，书里夹了一封短信：

纯朴的谢铁杆，你好！对不起，真的十分对不起！我从现在起愿意做你最好的一个朋友，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希望

咱们下次笔会还能见面，还能住一个房间，好吗？

我笑了，笑着笑着就又哭了起来……

客车一开出城区，我的视野立刻就开阔了。漫山遍野都是绿油油的庄稼，扬花的玉米、结荚的大豆、出穗的高粱……啊，我的心霎时就变得敞亮和踏实起来！

突然，我发现了一片金黄——

麦子！亲爱的麦子！——我看见一群赤膊的汉子、皮肤黝黑的妇女，正在麦地里挥镰收割呢！

“麦子！”

我惊叫起来。

一车的人都莫名其妙地扭头看我。我根本顾不上这些——事实上，我是根本控制不住自己了——我仍然惊喜地叫道：“麦子，麦子！”

苏自力的秋天





1. 先说说我爸

苏自力是我哥，我叫苏更生，我们哥俩的名字合起来就是自力更生。我们的名字是我爸苏文起的。

我爸叫苏文，是我们村里唯一戴眼镜的人，他是我们村小的老师。我爸说，我们祖上有个名人，那个“苏武牧羊”的典故知道吧？对了，我说的祖上名人就是苏武。

苏武的名字与我们哥俩的名字离得比较远，但我爸的

名字离得很近。我爸叫苏文，他叫苏武嘛，所以我爸常以苏武为豪，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祖上牧羊的故事。不仅如此，最近我爸还弄了一管箫，经常坐在院子里吹那曲著名的《苏武牧羊》。但他的忠实听众就一个——我妈鲍仁花。

那段时间，我爸能有时间在家里吹箫，是因为他摔坏了腿，不能再去学校教书了。我爸是个文弱的人，平时从不干体力活，也不会动武和别人打架。但是他的腿还是摔坏了，原因是他爬到了树上。

我爸之所以爬树，是要锯下树杈来当柴烧。我们家虽然住在村子里，但没有在生产队里劳动的社员，我家不是农业户，所以秋天到了，别人家能一车一车地分到柴火，我们家却分不到柴火。别人劝我爸去求求队长，我爸是个有骨气的人，他摇摇头，拿了锯子就爬到树上去了。

我爸教书很在行，锯树杈却是外行。一个大树杈锯到一半的时候，他想换个姿势，结果他骑到了那个树杈上锯。所以那个树杈还没等锯完，我爸就跟着那个树杈一起落到了地

上。我爸的腿就摔坏了。

2. 我哥苏自力的大啪唧

好了，还是讲讲我哥苏自力吧！

我哥苏自力十六岁，比我大五岁，十六减去五，我十一岁。我哥已经上了中学，我还在我们村里读小学。我爸摔坏腿以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他每天上下班都领着我。我哥苏自力上中学以前，也和我爸一个学校，那时我爸每天上下班也都领着他。我对苏自力上中学以后的事，没什么大印象，只记得他整天戴个绿军帽，兜里揣着打鸟的夹子，手里拿着用自行车里带做的弹弓——我的意思是说，很少看到他摆弄学习上的事。

我哥苏自力像所有的哥哥一样，做什么事都不愿意带着我，一是嫌我碍手碍脚，二是怕我向爸妈告状。那时候我爸和我哥的关系，已经十分不友好。他们两个莫名其妙地就谁

也看不惯谁。甚至谁也不愿意听谁说话，谁也不愿意正眼看谁一眼，如果看这个在屋，那个就到另一个屋，或者到外面去了。

不过我要是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我哥苏自力还是会挺身而出。比如我和伙伴们扇啪唧，输得片甲不留，我就跑回家对苏自力说：“哥——”

扇啪唧是我们经常玩的游戏。啪唧就是把废纸折叠成十字花图案，就像一些人折叠请假条那样，当然不要像请假条似的带着“尾巴”。玩的时候，看谁能把地上的啪唧扇翻过来就算赢。可我总是不能把对方的啪唧扇翻，人家却总把我的啪唧扇翻。我费了好大工夫叠的啪唧，让人家啪的一下赢去一个，我的心一颤；啪的一下又赢去一个，我的心又一颤……不一会儿工夫，十几个啪唧就输没了，我输得片甲不留了，就跑回家对苏自力说：“哥——”然后就咧开嘴哭了。

我哥苏自力正在和他的伙伴商量大事，好像是要和邻村的孩子进行土块决战——就是用土块攻击对方，那时候他们

经常进行这种危险的游戏。我听别的孩子讲过他们之间的战斗，但我哥苏自力从不让我参加。有一次他的头上受了伤，都流血了，可他严肃地冲我摆摆手，不让我跟爸妈说，就匆忙洗了几下，带上军帽跑出去，继续参加战斗了。

我哥苏自力早就过了玩啪唧的年龄，对我这种游戏早就不屑一顾了。但他看我哭得那么难看，就停下正在研究的大事，找了两张图画纸——那可是最昂贵的纸了，叠了一个很大的啪唧，说：“走！”带着我去找那些赢我的孩子算账。

那些赢了我啪唧的孩子还都没散去，他们摆弄着那些战利品进行比较和炫耀。我哥苏自力把他的大啪唧扔在地上，说：“看看这个怎么样？”那些孩子的眼睛立刻放光，因为这个啪唧往地上一放，别的啪唧就黯然失色了。但他们抬头看看我哥苏自力，有点儿望而却步的样子。我哥就笑了，说：“我不能和你们玩，我玩就欺负你们了，让苏更生和你们玩！”

我本来以为我哥是来为我报仇的，没想到他把我推到了前面。我说：“哥——”苏自力笑了，把他的外衣脱下来，

穿在我的身上，低声说：“苏更生，这是一件宝衣，它会保护你的！上！”他就只穿了背心，抱着肩膀在旁边观战。

我胆战心惊地上了阵，拿起啪唧扇过去，一个啪唧也没被扇翻。周围的孩子一片笑声。他们就开始轮流上阵，啪、啪、啪……我的大啪唧居然也纹丝不动！我悬着的心落了下来，抡起胳膊扇过去，扇翻了旁边的两个啪唧；又扇过去，扇翻了一个；再扇下去，扇翻了三个……地上的啪唧就都归我了。那些孩子就又从兜里拿出啪唧，在地上摆一圈。我又一次轮流扇，地上的啪唧又都归我了。

我哥苏自力始终抱着肩膀，在旁边不动声色地观战。有时帮我拿一下那些赢回的啪唧，悠闲地吹几声口哨。

就在这时，一个输光了啪唧的伙伴，突然指着山坡下喊：“看！那个柴火垛，自己走来了……”

大家都以为他是气急败坏，可我们停下来往山坡那儿一看，真的有个小柴火垛，一点一点地从坡下爬上来。

我哥说：“是谁背了那么多柴火叶子？”

我们这才看清柴火下有一个人，正弓着腰努力地往山坡上走，柴火叶子把那人的身子和脸全挡住了。

“这人是不是偷了柴火？”我哥说着就从衣兜里掏出一盒火柴，“如果真是偷的，我就把它点着！”

周围的孩子兴奋起来了，他们抛开了输啪唧的沮丧，抬头看着我哥说：“你真的敢点？”

我哥苏自力嘴角一扬，笑了。他把我赢的那摞啪唧递给我，伸手从我身上扯下他的衣服，三下两下穿好，带着我们走向了那个“柴火垛”。

“妈——”我哥苏自力突然叫了一声，愣在那里。

我妈鲍仁花的脸从那些柴火叶子下探出来，她顾不得擦一下脸上的汗，先冲我们笑了一下。

我哥苏自力奔过去，把柴火从我妈的背上卸下来，背在自己身上，呼哧呼哧往家走。

那群跟着我们的孩子，嗷嗷起几声哄，跑开了。

我怀里抱着那些赢回来的啪唧，跟在哥哥的身后，突然



感觉有点儿冷，刚才扇啪唧出了很多汗呢！

我活动一下胳膊，生疼生疼的，苏自力的衣服不在身上了，好像轻飘飘的没有威风了。我这才一下子明白苏自力的用意：他的衣服又肥又大，扇啪唧能带出风，怪不得他非让我穿上他的衣服呢！

我妈喘着气，用手抹一把脸，拢了拢散乱的头发，笑着跟在我们身后。我妈平时就是这个样子，她从不抱怨什么，自己能干的活儿从不用我们。这些柴火是她刚从山坡下的道沟里搂的，这样的活儿她从不指望家里谁能帮她一下。所以现在苏自力接了她背上的担子，她非常非常满足。

3. 苏自力的战斗

苏自力回家卸了柴火，站在那里想了半天，就转身往院外走去。

“哥——”我说，“我也想跟你去。”我已经很依恋我哥了。

苏自力回身冲我招招手，居然答应带我。我颠颠地跟在他的身后。

没想到，我哥是去队长家，要问问分柴火的事。

队长的女儿郑美丽和苏自力是同学，她看我们进了她家院子，脸先红了，头一扭跑进屋里去了。

队长不在家。苏自力带着我往院外走，一边走一边回头看队长家的一大垛柴火。走到院门口，一下碰到了队长。

队长说：“苏自力，你来我家干什么？”

苏自力说：“我来你家……看看你家的柴火垛。”

队长一下子警惕起来，说：“看我家柴垛干什么？”

苏自力说：“你家柴火垛这么高，我家为什么没有柴火烧？”

队长笑着说：“苏自力，呵呵，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不是我不分给你家柴火，而是你家不属于农业户！”

“那我们家是农业户，还是苏联户？”苏自力粗声大气地说。我的心里非常紧张，后悔跟着他来了。

“那倒不是。”队长说，“你们家也是中国户，但你们家没有在队里劳动的社员，懂吗？”

“哦——”苏自力点点头，“但我看到村里几家没有社员的，也分到了柴火！”

队长笑了，说：“那都是‘五保户’，老弱病残、鳏寡孤独，你们家是吗？”

“不！”苏自力说，“我们家人丁兴旺着呢！”

“这就对了嘛！”队长说，“另外还有一户是军属，也分到了柴火。上级有政策：拥军优属。你不会对上级的政策有意见吧？”

苏自力笑了，说：“我只是把事情问清楚了！”

“你小子倒是认理！”队长抬头看了看他家的屋门——他家郑美丽正探出脑袋看我们，她这会儿又换了一件新棉袄，“如果你能到每一家求一求，让他们都同意给你们家分柴火，我绝对不阻拦！”

苏自力本来已经心平气和了，听队长这样一说，脸突然

涨红了，说：“队长，你听说过苏武牧羊的故事吗？我们家祖上非常有气节！没柴火烧是我们自己熊蛋，宁可烧大腿也不会去求人的！”说完转身就走。

队长看着我哥苏自力的背影，说：“好，好……好小子！”

我哥苏自力回到家，拿起搂柴火的耙子和背柴火的绳子，对我妈鲍仁花说：“妈，从今天起，上山搂柴火的事就交给我吧！”又转身看看我，“苏更生，你跟我去不？”

我说：“哥，我……”

我哥苏自力把背柴火的绳子扔给我，说：“苏更生！你也是男子汉，不能婆婆妈妈的，和我一起去！”

山上的柴火已经不容易搂了。不是没有，而是都被人家占去了，就连那些最软的柴草叶子，也被人家一堆一堆地占上了。

苏自力带我走出村子好远，才找到一条没人搂的道沟。他跳到沟里，发疯似的搂那些柴草，一堆一堆地搂起来，再奔过去搂下一堆，好像正在和别人抢柴火。

我站在沟边抱着绳子看着苏自力，不知道做什么好。苏自力抬头看看我，把他的外衣脱下甩过来，说：“你给我抱着衣服，这可是一件宝衣呢，呵呵……”

我哥苏自力的话还没说完，一个大汉举着耙子跑过来，冲我们喊：“放下，不知道这是我的柴火吗？”

我哥苏自力停下来，看着那个大汉跑到跟前，说：“哪里写着是你的柴火？”

那个大汉举起了耙子说：“这条道沟的柴火好几年都是我来搂，从来没人敢和我争过！”

“是吗？”苏自力也把耙子举了起来，“那是你一直没遇到我！”

那大汉嘴角抽动了几下，没说出话来，举着耙子就来抢苏自力刚搂好的柴火。苏自力举着耙子冲了过去，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

我吓得闭上眼睛，哇哇大哭。

突然没了声音，我慢慢睁开眼睛，看到他们的战斗已经

结束了。那个大汉手里拿着断了杆的耙子，喘着粗气说：“好，你有种！这个道沟的柴火归你了。”说完低头就走。

我再看我哥苏自力，双手高举耙子，圆睁二目，雕像一样站在那里——血，正从他的鼻子里流出来，一滴一滴地落在他脚下的柴草上。

“哥——”我叫了一声，扑了过去。

我哥苏自力一下把我推开，用手背蹭了蹭脸上的血，就像给自己擦汗一样。他说：“苏更生，我们胜利了，这一道沟的柴火都归我们了。”

4. 冬天来了，秋天结束了

道沟里的柴火，都是被风刮到沟里的草叶子、玉米叶子和树叶子。我们背回去一试，并不禁烧，填到灶坑里，呼啦一下就没了。我妈鲍仁花倒是非常满足，灶里的火把她的脸都映红了，她说：“好烧！这柴火真好烧！”

我哥苏自力晃晃脑袋说：“不行，我要想办法弄些硬实的柴火！”

苏自力要去江湾。他夏天在松花江边玩的时候，看到过一片荒甸子，他说那里长着一人多高的荒草，中间还有各种野树条，如果打下来晾干，一定是最硬实的柴火。

他就找了镰刀，又往衣兜里揣了个大饼子，拎了一罐井水，出了家门。

我哥这次没有带我，他说江湾离家太远，怕我走不动，也怕耽误我上学。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我就很少见到我哥苏自力了。他有时倒是回家来，但都是夜里很晚的时候，我都睡着了，第二天天刚亮他又走了。更多的时候他不回来，在江湾找个同学家或亲戚家住了。

我爸苏文对我妈说：“你把咱家的大饼子，掺上点儿红芸豆，再弄点儿白糖水——要多加糖，别舍不得！”

我妈鲍仁花问：“干啥呀？”

“你和苏更生去看看苏自力吧！他又好几天没回来了……”我爸苏文说，“我看这小子都瘦多了呢！”

我妈点点头，偷偷笑了，很快就准备好了东西，带着我去江湾看我哥。

已经深秋了，江风阵阵吹到岸上来，把我和妈妈的头发都吹起来了。荒甸子上放满了一捆一捆的硬实柴火，我妈说：

“天啊，这都是苏自力干的吗？”

我哥苏自力从荒草中钻出来，头发长了，胡子长了出来，身上那件衣服已经被刮破了……他傻呵呵地看着我们笑。我妈鲍仁花跑过去，抱着苏自力哭了。

村子里的人都听说我哥在江湾打了硬实柴火，队长亲自来我家祝贺，说：“我就说嘛，这小子厉害！”当时就派了一辆马车，要帮我们把柴火拉回来。

苏自力打的硬实柴火足足装了一大马车。车老板儿让我们哥俩坐到柴火车上去，摇起鞭子上了路。经过一道江汉子的时候，我们只觉得车子一抖，就出了事。

江汉子刚结冰，还没冻结实。驾辕的马脚下一滑，扑通一声砸进了冰水里。马车一抖，就把车上的我和我哥苏自力抛了出去。我们都被摔晕过去了。

我哥苏自力先醒过来，他奔过来叫我，我也醒过来了。我们听到了赶车的老板儿在哭。

我们跑过去，看到辕马在冰水里只露着鬃和背，一动不动。旁边两匹拉套的马绷紧套绳，好像是在用力想拉出辕马。

辕马已经死了，这辕马跟了车老板儿好多年了。

我哥苏自力把地上的车老板儿抱起来，让他把那两匹拉套的马卸下来，他自己跑去卸车上的柴火，他拼命地把车上的那些硬实柴火一捆一捆地甩出好远。

队长的脸色铁青，他看看车上拉回来的死了的辕马，也一下子哭了。他后来抬头看着天，又回头看看我哥苏自力，说：

“苏自力呀，你这回可给我惹大祸了！”

我哥苏自力低着头，说：“队长……我们家赔！”

“赔？”队长摇摇头说，“小子，你能赔得起吗？如果



有人报告了上面，加上个‘破坏生产’的罪名，你们家赔不起，我们家也赔不起啊！”

我哥苏自力扑通一声跪下去，咚咚咚在地上磕了几个响头，说：“队长，我不让你为难，我去求每一家！”

我哥苏自力站起身，拉着我，给全村七十多户人家，挨家磕响头。咚咚咚，咚咚咚……我们一句话也不说，每家都知道出了什么事，我们什么也不用说了，进门就是咚咚咚磕头。我的膝盖都跪肿了，额头也磕肿了。可我一看到我哥苏自力，他的额头上全是血，我就什么也不敢说了，默默跟在他身后给人家磕响头。

事情终于平息了。每家都分到了马肉，煮马肉的香气弥漫在村子里。有三家拒绝这马肉——队长家、我家和赶车的老板儿家。天已经黑透了，我和我哥苏自力互相搀扶着回到了家。我爸苏文坐在灯下吹箫，还是那曲著名的《苏武牧羊》。看我们进屋，他停了下来，摘下眼镜擦了一把脸，说：“你妈早已经把饭做好了，咱们吃吧！”

饭桌上是小鸡炖粉条和喷香的大米饭。那应该是爸妈在家做好准备迎接我们回来的饭菜，那应该是我们过年时才能吃到的好饭菜。

5. 尾声

年末的时候，我哥苏自力去参了军。其实他的年龄并不够，但不知他用了什么办法改了户口，倒把事情办成了，我们家就成了光荣军属。我哥苏自力把他的军帽和那件“宝衣”留给我，他是部队里的人了，再也用不着这些了。可从那以后我也不玩啪唧了。

我哥到部队后，来了几封信，都是问爸妈好不好，家里的柴火够不够烧。其实他走后没几个月，村子里的土地就开始承包到户了。我们家也分到七亩口粮田，那柴火已经足够烧的了。

后来，苏自力就很少来信。我爸苏文对我妈鲍仁花说：“部

队忙得很呢，哪能像在家似的，说写信就写信呢？”我妈鲍仁花点点头，她对我爸的话总是很信服。

冬天的时候，我爸苏文老师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坐在炕上吹那曲《苏武牧羊》：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转眼北风吹，群雁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

箫声深沉悠远，如泣如诉，把天上的雪花都吹落了。我知道我爸是想念苏自力了。我也想我哥苏自力，但我就是不哭，不哭……即使哭了也不出声，我不能再哭得那么难看了。

母亲的路





1

从我们老家出发，往东走出村子，再往北，走上十五里，到了松花江边，那里有一个叫作“江湾”的小屯子。在离壕坝较近的一个山坡上，有三间草房，那是母亲的老家。

母亲当初就是从老家出发，往南出了屯子，走上十五里，一点一点地到了她的新家，做了我们的母亲。

一个初夏的午后。

那时的母亲，刚刚结婚三天。在我父亲的陪伴下，她回老家看望了父母和弟弟妹妹，然后再回到新家。她和我父亲一前一后地走在路上。其实他们可以一左一右并排走，甚至应该亲密地拉着手走。我母亲后来说起这些事的时候，脸还是红的，她说：“那怎么行呢？路上那么多人看着，那样多不好！”母亲是说，她不能和父亲一左一右地拉着手走。

母亲当时只有二十岁。

在那个夏日的午后，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在母亲的老家通往她的新家的土路上，一前一后地走着。开始是父亲走在前头，但他几次停下来等母亲，母亲的脸色就红了，她轻声说：“你自己走嘛，那么多人看着我们呢！”父亲抬头往四周看了看，真的有人在看着他们。父亲就只好自己走，但走着走着，父亲又忍不住停下来等母亲了。母亲的脸色更红了，就低

着头走到前面去。走到父亲身边的时候，她说：“我又丢不了，咱们这样走在一起，让别人看见多不好。”

父亲不作声，默默地跟在母亲身后，和母亲保持一小段距离。这样，父亲很清楚地看到了母亲的背影。母亲当时穿着浅红花的布衬衫、蓝色的花旗布裤子，脚上是结婚那天才穿了一次的新皮鞋；母亲身形很苗条，走路有一股劲儿，仿佛能带起阵阵轻柔的风；她的长辫子荡在后背上，额前的刘海浮起来——父亲在后面看，觉得就像孔雀飘动的长翎。

这样走了一会儿，距离就拉大了，父亲被落在了后面。母亲就笑着放慢脚步，一边低头抚弄着辫子，一边等着父亲。父亲比母亲大三岁，二十三岁了，但父亲当时还是个学生，正在读高中。他们班里和他一样结了婚的，还有好几个，所以在当时并不奇怪。

父亲被落在后面，白衬衫上都渗出了汗。他走到母亲身边，有点儿不好意思。这时他们已经慢慢走出了江湾屯，正走在一条弯弯曲曲的水田道上。水田道的两边有几片水田，正是

夏日的午后，有蜻蜓在飞，有青蛙在叫。母亲向四周看了看，看不到有人在看他们了。母亲停下脚步，掏出手绢给自己扇风。父亲赶了上来，他那六十年代的学生头，已经被汗水打湿了。母亲把手绢递给父亲，让他擦擦汗，又把父亲身上背的帆布包摘下来，背在自己身上。他们继续往前走，谁也不说话。

其实母亲想和父亲说说话，明天父亲就要回学校上学了，他只请了几天假，学校离家三十里远，父亲平时要住在学校，到了周日放假才能回来呢！其实父亲也想和母亲说说话，因为他们一回到家就不方便说话了，上有老人，旁边还有六个弟弟妹妹，大家都用眼睛盯着他们。但他们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父亲上学用的东西，母亲早在家里为他收拾妥当了。父亲知道，自己上学一走，母亲就要起早贪黑地做饭、洗衣、抱柴、磨米、喂鸡鸭鹅狗，侍候一大家子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但他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唉——”父亲就叹了一口气。

母亲转头看父亲，问：“咋了？累了吗？”父亲看着母亲，不作声。母亲抬头看看天，说：“天还早呢，回去做饭也赶趟儿，咱们坐下歇会儿吧！”说着从背后的帆布包里拿出两双布鞋，一双是父亲的，一双是她自己的。那是她结婚前就做好，存在江湾屯的老家里的，一共存了二十多双。后来他们穿了好几年才把那些鞋穿完。他们把布鞋放在地上，然后坐上去。

天空很蓝，远处的云彩白得晃人的眼。水田旁边的沟渠里，流水叮咚作响。母亲说：“我去给你逮几条小鱼！”说着就甩掉了皮鞋和袜子，挽起裤管，走进旁边的沟渠里。

父亲惊讶地看着母亲。父亲从小就是旱鸭子，因为家里离江边远；可母亲不同，她从小生在江边，和我姥爷摆船打鱼，下到水沟里捞鱼摸虾，已是习以为常的事。

母亲的手里捧着一条活蹦乱跳的小鱼，从沟渠里跳了上来。父亲远远地站着，缩手缩脚地不敢靠前。母亲看着父亲的样子，哈哈大笑，把手里捧着的小鱼送到他脚边的一个马蹄窝里，又去捧来一捧水放到里面，说：“你先看着它，我

再去给你逮条大点儿的！”

几年后，我们兄妹四个接二连三地出生了。母亲每次再走这条水田道的时候，都会给我们讲起她当初给父亲抓鱼的事，有时也顺手给我们逮几条小鱼——那小鱼放在罐头瓶子里养着，能养上好长时间。

二十年后，我用自行车驮着母亲走到这里，她突然让我停下来。那时我刚学会骑自行车，已经能骑车去姥姥家了。可母亲常常不忍心坐我的自行车，并不是怕把自行车坐坏了，而是怕累着我。所以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常常暗暗帮我使劲儿，有时还摸一摸我的后背，看我出没出汗。要是我后背出了汗，她就说什么也不肯坐了，非要下来走一会儿。

可那时我的后背并没有出汗，母亲却突然让我停下来，我有点儿莫名其妙。

母亲不说话，眼睛看着旁边的那片沟渠，悠悠地说：“当年，我和你爸就是在这里坐了半个下午，我还给他逮了几条小鱼……”母亲说着，别过脸去，抬头看远处的蓝天和白云。



我低下头。那时，我父亲刚刚在几个月前病逝。

那一年，我的母亲四十四岁。

3

那个夏日的午后，母亲和父亲在水田道的沟渠旁坐了半个下午，母亲给父亲逮了几条小鱼，他们后来又坐在布鞋上说了好多话。这在母亲的一生中，都是很奢侈的时光，也是她的青春岁月里的一段最美好的记忆。

母亲当时只有二十岁，父亲二十三岁。但从那时候开始，母亲就把父亲当成弟弟看待，护着他，爱着他，甚至让着他。我不知道，这与母亲对知识的崇拜是否有关系。母亲喜欢读书，喜欢读书的人。可她只读了小学三年级，并且读得断断续续。因为她在家里是老大，要带着弟弟妹妹们，家里忙了，她就不能去上学了。但她心里惦记着上学，常常是挖满了一大筐猪菜，手里牵着弟弟或妹妹，跑到学校门外偷听老师讲课。

三年所学的课文，她直到老都能倒背如流。

母亲对父亲的打扮很上心，衣服给洗得干干净净的，总是提醒他上衣兜的钢笔要插好。尤其是带父亲去江湾屯，她总要让父亲的钢笔像枚勋章似的，闪闪发光地露在外面。后来，父亲高中毕业后，回村里当了民办教师，他的钢笔就一直插在他的胸前——父亲成了母亲一生的骄傲。母亲一直对她的小学老师心怀敬意，那是一个戴着眼镜、留着花白胡子的老先生，每次回老家，母亲都要跑去看他。后来父亲成了民办教师，母亲去看她的小学老师的时候，就非常自豪地和他谈起了父亲。

母亲的家人——她的父母、弟弟妹妹，对父亲衣兜里的钢笔，还有父亲后来的民办教师身份，都不以为然。他们更喜欢身体粗壮、能干重体力活、能大碗喝酒、大嗓门说话的人。父亲不是这样的人，可母亲偏偏又对父亲那么好，他们就更看不惯了。

在那个夏日的午后，父亲和母亲曾第一次说到这个问题，

父亲说：“他们……他们好像都不怎么喜欢我。”

“我咋没觉得？”母亲笑着说，“那你，喜不喜欢他们？”

父亲低下头，不说话。

母亲说：“别管他们，有人喜欢就行了呗！”

父亲还是不说话，把马蹄窝里的两条小鱼捧起来，像赌气似的站起身，把它们送回了沟渠里。

母亲看着父亲，觉得他像个小孩儿，忍不住又笑起来。

从此，父亲真的很少去江湾屯。这应该是母亲最无奈，也最心痛的事。后来在这条路上，多数时候都是母亲一个人在走。

其中有一次是在夜晚，母亲居然一个人走了一个来回。后来听母亲说，那是因为一次父亲放假回来，她要回江湾老家，很想让父亲和她一起去，父亲不同意，还说了几句气话。当时是晚上，母亲就一个人走出了家门，走上了回江湾老家的路。母亲后来说：“唉，年轻气盛啊！”母亲说她刚走出屯子就后悔了，以为父亲会在后面追上来——追她回去，或者陪她

一起去江湾，可是，父亲一直没有追上来。母亲说，父亲当时是碍于面子，想追上来，又怕家里的老人和弟弟妹妹笑话，所以他在家待的那一宿，也一定不舒坦！“我等不来他，心里就越走越有气，心里有气就不那么害怕了。”母亲笑着说。

母亲一回到江湾老家，我的姥爷就撵她回去。母亲吃了姥姥为她热的饭，又上路了。夜里很黑，天上的星光映着母亲脸上的泪光。母亲说她走了一会儿就不哭了，而是唱起来。把她所有会唱的歌，唱了不知多少遍，天放亮了，到家了，母亲连屋都没进，直接抱了柴火准备做饭……

后来母亲的胆子一直很大，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夜晚练出来的；但赌气回江湾老家，母亲一辈子就那一次。母亲后来提起这事的时候，从来没有埋怨过父亲半句，她总是摇着头说：“唉，是我那时候不懂事，年轻气盛啊！”

那个夏日的午后，母亲和父亲在水田道的沟渠旁坐了半个下午。太阳已经西斜了，母亲要赶回家里做饭。

母亲把她的黑皮鞋换下来，穿上那双陪她坐了半个下午

的布鞋。父亲很不理解地看着她，说：“这样换来换去的多费事，新媳妇哪有不穿皮鞋的？”

母亲笑了，对父亲说：“这条道上也没别人，我穿着布鞋不也是新媳妇吗？再说，穿着布鞋舒服，还要快点儿赶回去做饭呢！”

后来，母亲笑着跟我说：“那时我刚穿皮鞋，真有点儿舍不得呢！”我不知道，母亲的那双结婚时穿的皮鞋，后来又穿了多少年。但记忆中，我们相继出生以后，母亲不曾买过皮鞋。直到我们都挣钱了，反复问母亲需要什么，母亲才犹豫了半晌，说：“非要买的话，就给我买一双皮鞋吧！”

母亲晚年的时候，她的床下摆了好几双皮鞋，擦得油黑锃亮的。

不过那时候，她已经很少出门了。

母亲和父亲走在那条水田道上，她脚上已经换上了那双布鞋。

那是一双蓝色的绒布鞋。母亲一生喜欢蓝色，她的衣服、她的鞋子、她的围裙、她的床单……都是蓝色。父亲走着走着，看着母亲脚上的鞋，说了一句话，母亲一辈子都牢牢记着。父亲对母亲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蓝色了，因为那是天空和江水的颜色。”

父亲的这句话，把母亲的眼泪说了出来。她由此更加确信父亲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与众不同的人，也是一个最了解她和最爱她的人。后来母亲无数次说起这件事，说起父亲说过的这句话，每一次说起，她都是无限地感慨。

遗憾的是我父亲去世太早，他活着的时候，我们和他交流不多，所以一直无法知道，他老人家对我母亲是什么样的感觉。如果他听母亲讲述这些事，他会很幸福地笑一笑吗？

印象中我的父亲很少笑，他总是板着脸，仿佛在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这让我们在他面前总是心怀畏惧，而母亲总小声告诫我们：“别惹你爸生气，他想他的爹妈了。”

父亲的爹妈去了北大荒，在父亲和母亲结婚五年的时候，他们全家十几口人都迁到北大荒去了。本来父亲和母亲也该一同去，连户口都办理好了。可母亲突然哭了起来，她舍不得从这里往东、再往北，十五里外那个叫江湾屯的老家，舍不得老家里她的父母和弟弟妹妹。父亲的心，被哭软了，他对他的爹妈说：“你们先走吧，我过后再说。”这一“过后”，就是一辈子。

我的父亲忧郁了一辈子，我的母亲愧疚了一辈子。

每年的冬天，我的母亲最忙。因为冬天里有个春节，每个春节前父亲都要带着母亲为他准备好的东西，去北大荒看望他的爹妈和兄弟姐妹。

其实母亲的“忙”，是从每年的春天就开始了：种辣椒、种地瓜、种黄烟……除了家用，把最好的留着让父亲带到北

大荒去；最累人的是每年都要养猪，而那猪崽儿，母亲常常要回到江湾老家去背一个，她说那里的猪崽儿好，能长成大肥猪。

那些年，我们家杀的年猪，果然是村子里猪膘最好、分量最重的——当然，父亲给北大荒带去的，也是全猪中最大的一角。我后来曾试着估算，母亲从江湾老家背一个二十多斤的猪崽儿回到家里，这一路要歇多少次，但一直无法估算出来。

每年春节前，父亲去北大荒的那半个多月，是母亲最累，也是她心里最安慰的日子。那时临近过年，家里家外需要料理的事太多，而我们又太不懂事，只知道玩儿，根本不知道帮母亲做点儿什么。但母亲的表情总是很平静，从来不对我们喊一句或者骂一声，一切家务都是她自己默默地、乐呵呵地忙。

记得那时我们在被窝里睡了一觉又一觉，天亮了，我们睁开眼睛，看到母亲还坐在灯下，为我们赶做一双新棉鞋，

或者改做一条半新的裤子。她常常看我们一眼，笑笑，告诉我们该起来吃饭了，自己又低下头去忙。就这样，母亲的眼睛终于熬坏了。

有一回，我们从外面回来，看到她闭着眼睛包豆包，盆里的豆包大大小小的，非常不均匀。我们从来没有看过那样丑陋的豆包，我们都看着那些豆包笑起来。母亲眯着眼睛，伸手去摸那些豆包，也忍不住笑，但她笑着笑着，眼泪淌了一脸，她说：“老天爷，可别让我的眼睛坏呀，我还要给孩子们做穿的、做吃的呢……”我们吓坏了，跑去给她买了一瓶眼药水。母亲的眼睛养了两天，好一些了，但她又开始没黑天没白天地忙起来——她要在父亲回来之前，让家里亮堂堂的，让我们每个人都穿得漂漂亮亮的，让全家都有一种欢天喜地的气氛。

父亲回来了！

我们都穿着新衣服、新鞋子跑过去，靠在墙角远远地看着父亲。

父亲抬头扫了我们一眼，他的脸好像还是板着，并且比走的时候还多了一丝疲惫。母亲给他卷烟，又张罗着给他热酒。他笑了一下，对我们说：“你们都站在那里干什么，出去玩吧！”我们就呼啦一下跑开，跟着喘一口粗气。

其实，父亲可能生来就是忧郁的人。我现在想，即使他当年和父母去了北大荒，也还是要忧郁，这是连他自己都没有办法的事。可母亲却偏要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让自己心怀愧疚，这更是谁都没办法的事了。

母亲和父亲走在那条弯弯曲曲的水田道上，她的脚上穿着那双蓝色的绒布鞋。

前面是一座山岗。我小时候常把那里叫作大山，有几次母亲背我走到那里的时候，我非要从母亲身上下来，自己去爬山。

现在，母亲和父亲也走到了这座“山”上。

母亲回转身，回望她走过的路，还有路的尽头，笼罩在烟雾和树林之中的她的老家。夕阳将母亲的脸色映得绯红，她

头上的刘海被风轻轻吹起。她的眼睛微微眯着，目光沉静而悠远。

父亲歪头看看母亲，又看看他们走过的路，然后又歪头看着母亲。父亲那一刻一定觉得母亲很美，但他并不知道母亲在看什么，都看到了什么。

母亲回头冲父亲笑笑，弯腰换上她的新皮鞋，也换上了她新媳妇的角色。前面再经过一个小屯子，往西不远，就是母亲的新家了。

“咱们走吧！”母亲对父亲说。

他们就一前一后的，向着母亲的新家走去了。

5

母亲只活了六十四岁。

在我父亲去世二十年后，一个很平常的夏日午后，她猝然长逝。

从我老家到松花江边，那条十五里的路，母亲走了四十四年，她再也不能走了。

那是一条太普通的路。

那条路显然不是我的母亲开辟的，但我的母亲无数次地从那条路上走过。

那条路，记载了母亲的青春岁月，记载了母亲从青春岁月开始的那些漫长的岁月，记载了母亲的汗水、泪水和歌声，记载了母亲的爱、思绪和希望……

那么，就请允许我，把那条普通的、还没有命名的路，叫作“母亲的路”吧！

好吗？



学校 _____ 班级 _____ 姓名 _____

成长之路

亲爱的小读者：

“金色时光系列”让我们认识了一群朝气蓬勃、富有活力的伙伴，他们在各自成长的道路上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画面，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有欢声笑语，有忧郁悲伤，有无奈叹息，更有令人回味无穷的美好记忆……

让我们跟随作者自然细腻的笔触，与周一兔一起赏树挂，体味成长的阵痛；感受老蓬同志和小蓬同学的父女深情；在《我的乡下我的狗》中追寻逐渐逝去的童年；与陈土豆、陈小鱼兄妹俩共同迎接春天的到来；在一波波麦浪中和乡村小作家一起捕捉创作的灵感；从《苏自力的秋天》中看一个男孩如何蜕变为男子汉；去走一走母亲走过的路，那条溢满了乡情、亲情的路……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读一读那些发生在成长之路上的故事，认识一个个鲜活可爱的朋友，收获更多美丽的风景吧！





争奇斗艳

恰当地运用成语可以使文章的表达更加生动、精彩。周一兔的妈妈让同学们说一说由雾凇联想到的成语，大家说出了不少，比如：美妙绝伦、银装素裹、火树银花……请你从书中再寻觅一些“奇花异草”，种植到成语百花园里吧！



感谢你为成语百花园再添艳丽，不过这只是牛刀小试，接下来请你根据两幅图画联想成语。谁写出的成语最多，谁就是当之无愧的成语达人！



--





超赞结尾

一篇精彩的文章往往有着令人惊叹的开头和结尾，一个完美的结尾可以使整篇文章大放异彩，更令读者回味无穷。请善于发现的你到文中找出你认为最赞的三个结尾，并用小五角星标注出它们的精彩度。赶快行动吧！

树挂在融化，松树正慢慢露出它骨感的枝杈。周围不断有一块一块树挂落下来，哧嚓，哧嚓，哧嚓……冷静，美妙，又带着一点儿悲壮。

精彩度★★★★★

精彩度

精彩度



美景如画

作者用灵动的文字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美景，徜徉其中，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深深陶醉。下面的文字就是描写乡村景色的，请你做传递美的使者，在文中找到描写美景的句子，并用“~~~~”画下来，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吧！

漫山遍野都是绿油油的庄稼，扬花的玉米、结荚的大豆、出穗的高粱……





大咖云集

作者笔下的很多人物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是故事的灵魂、核心，他们就像是明星大咖，让我们或崇拜向往，或敬佩叹服……那就请你为最喜欢的两位大咖分别设计一张名片，相信通过你的描述，会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并喜欢他们！





作家摇篮

在《麦子，麦子》一文中我们结识了一位来自乡村的小作家，他很淳朴，很真实，他创作的灵感来自乡间的景、乡间的人、乡间的情。作为一个作家，要掌握各种写作技巧，比如：巧妙运用修辞，大胆想象等。下面就请你把自己在阅读中发现的写作技巧分享给大家，相信我们的小作家摇篮会诞生许多小作家！

我的狗摇摇头，说：“唉，我也没办法呀！”

PS：拟人修辞方法的运用，赋予动物以人的形象与情感，使表达更加生动，人物更加鲜活、立体。





成长轨迹

作者在《毛驴的夏秋冬》和《苏自力的秋天》两篇文章里，分别塑造了陈土豆、苏自力两位兄长的形象，他们刚毅、坚强，有着不屈不挠、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下面就请你选择其中一个人物，写一写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大事记，看一看他们为亲人都做了哪些事，是怎样成为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的。

成长大事记

A large rectangular writing area with a decorative border of leaves and vines. The area is divided into four quadrants by a vertical dashed line and two horizontal dashed lines. At the bottom left, there is a small illustration of a landscape with trees and houses.





阅读卡评选征集启事

评选啦！评选啦！评选啦！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只要你是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出版公司儿童文学作品的忠实小粉丝，认真填写书后的阅读卡，并逐页拍照上传至我们的工作邮箱 jilinyiwen@foxmail.com，就有机会获得奖励哟！

阅读卡的评选设立四个奖项：

获得特等奖的阅读卡将有机会入选“感想敢言”系列图书；

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小粉丝将获得意外惊喜！

评选每年进行一次，截至当年12月31日，次年6月公布获奖结果。请各位小粉丝一定要在邮件中注明通信地址、姓名、电话等联系方式，我们的小惊喜才能顺顺利利地抵达你的手中！

同时，别忘了扫描下方二维码，

及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评选结果，

千万别漏掉属于你的大奖呀！快快行动吧！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出版公司所有。）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出版公司

